

第六章 十八至二十世纪德国经学史

一 序言

在以上文艺复兴各时期经学名流的评介中,尚未涉及德国的经学家。本章则主要述说十八至二十世纪开拓新经学研究之路的德国三位大师,同时兼及这一近现代经学高峰时期其他国家杰出的学者。其中十八世纪的温克尔曼(Winckelmann)创造了新希腊古典学(Neohellenism)的经典艺术标准,影响了当时整个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十九世纪初叶的沃尔夫(Wolf)关于荷马的研究又将经学研究的注意力由《新约圣经》扭转回到荷马史诗上,兴起了一个古代通学(古典学 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经学研究高潮。而二十世纪初叶的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则把德国古典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影响并扩展到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同时,因其门生惨遭纳粹的迫害而亡走英美等国避难,或入大学执教,或任出版社编辑,或就职博物馆和图书馆,也为当地的经学研究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在这一德国经学研究新潮崛起之际,其他一些国家的经学学者也展露了其独树一帜的才学。如与维拉莫威兹同时代的英国拉丁文献学家豪斯曼(Housman)虽然像波森一样,是研究专于一面的学者,但其校勘

学研究方法上的优长却是前所未有的。而吉尔德斯利夫(Gildersleeve)、肖雷(Shorey)和奥尔德法瑟(Oldfather),则成为美国经学文献学的三位祖师,引领了逃至美国的德国犹太学者的研究路向。还有维拉莫威兹的意大利门生帕斯夸莱(Pasquali)也在版本谱系学方面潜心研习,颇有建树。

二 十八世纪德国新希腊古典学(Neohellenism)

德国新希腊古典学的创始人约翰·阿西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生于勃兰登堡(Brandenburg),^①幼年时生活非常艰苦,先在柏林学习,后在 21 岁时赴哈勒(Halle)大学修习神学,两年后则去了耶拿(Jenna)研修医学准备从医,但过了几年又转任一学校校长。

温克尔曼早年对古希腊文明的热爱培养了他一生治学的敬业精神。他跟本特利一样,也钟爱私人收藏的希腊文文献,并幸运地在当时德国最好的私人图书馆里获得了舒适的工作。这一图书馆是由贵族海恩利克·冯·布瑙伯(Count Heinrich von Bünao, 1665—1745)建在德雷斯頓(Dresden)附近的庄园里的,藏有四万多册书。温克尔曼当时的工作是给业余研究历史的布瑙伯当助理。他乘机通读了经典的诗歌、历史和包括斯卡利杰尔的几乎所有作品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经学研究

^① 关于其生平,参见卡尔·尤斯蒂(Carl Justi):《温克尔曼及其同代人》(*Winckelmann und seine Zeitgenossen*),三卷,1866; Im Phaidon Verlag, 1956 重印;亦见沃尔夫冈·李普曼(Wolfgang Leppman)的英文著作:《温克尔曼》(*Winckelmann*), Alfred A. Knopf, 1970。

著作,也常赴德雷斯頓观看馆藏的文物古董,进而对艺术特别是希腊的雕像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以致后来开始钻研古希腊的艺术。

1754年温克尔曼皈依天主教。这使得他去意大利访古时易于赢得当地教会要人的欢心。接着他又担任三位红衣主教各自的私人图书馆馆长,展开了绘画、雕刻和建筑史的研究。他乐于实地考察,显示了卓越的观察能力,能够通过微妙的细节辨析区分希腊雕刻及其罗马的模仿作品。不幸的是1768年他造访慕尼黑(Munich)和维也纳(Vienna)之后,在归途中的一家旅馆里被暗杀了。

温克尔曼最早的论著是1755年的《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偶感》(*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热忱地宣扬仿效古希腊经典的价值观念及其典范,震撼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①歌德(Goethe, 1749—1832)就是受其影响的典型之一。1805年歌德所编辑的论文集,就名为《温克尔曼与他的世纪》(*Winckelmann und sein Jahrhundert*),代表了当时德国学术界接受古代经典学的治学转折和发展高峰。^②其中成为此文集名的论文是由沃尔夫撰写的,此外还有一篇《温克尔曼绘画的一些剪影》(*Skizzen zu einer Schilderung*),内含歌德的介绍、爱德华·迈尔的(Eduard Meyer, 1855—1930)《身为艺术史家的温克尔曼》和沃

① 路德维格·优利歌(Ludwig Uhlig)编:《作为理想的希腊:温克尔曼及其在德国的接受》(*Griechenland als Ideal; Winckelmann und seine Rezeption in Deutschland*), Gunter Narr Verlag, 1988。

② 沃俄克·莱德(Riedel):《在古典学与史学之间:歌德的〈温克尔曼与他的世纪〉》(*Zwischen Klassizismus und Geschichtlichkeit; Goethes Buch Winckelmann und sein Jahrhunde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13(Fall 2006), 217—242。

尔夫的《身为文献学家的温克尔曼》等三部分。

当时温克尔曼所倡导的以古希腊价值观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是“效法”胜于“创意”,即是说唯有通过效法原型的艺术品才能创造出新的杰作。因此,要效法古代希腊原型艺术品,而将次要的罗马的艺术品和艺术原则搁置一旁。温克尔曼的名言:“Die 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sse der griechischen Statuen...”(希腊雕像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就充分地体现其关于古典价值观的诠释。同样,他阐释特洛伊城祭司拉奥孔(Laocoön)雕像的论断,也是“好比海洋的深处总是平静,但海面上却可能有暴风,而希腊人像的眼神所显露出种种情态映照出的同样是灵魂的伟大与冷静”。^①

1764年温克尔曼用英文写就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涵盖了整个古代地中海周边文明,揭示出隶属这些古代文明的艺术都经历了独特而有机的生长、成熟和衰落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新的艺术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读者。莱辛(Lessing, 1729—1781)、赫尔德(Herder, 1744—1803)、施勒格尔(Schlegel, 1772—1829)等文学家均受其影响,经学界也因此而振兴一时。后世的艺术史家认为温克尔曼最大的贡献是将传统的文物史(history of objects)与艺术史(history of art)进行了明晰的划分。^②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他其实是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去推进当时业已存在的原始艺术史研究的,其贡献主要在于能够运用雅致的文笔来总结和规范已有的艺术史

① 《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偶感》(*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1755; 2nd ed., Heilbronn, 1885, 26页。

② 尤斯蒂:《温克尔曼及其同代人》,卷2,92—291页;李普曼:《温克尔曼》,261—300页。

研究方法与概念。^①一位现代学者也曾以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理论深入剖析温克尔曼的两种美术标准为:崇高的风格(high style,包括意念、纯洁、贞洁与英雄主义等)和美丽的风格(beautiful style,包括情色、优雅与快乐主义等)。^②

普法伊佛曾为新希腊古典学定性如下:“与传统的基于罗马拉丁的人文主义发生了隔阂,催生了一个新的人文主义,一个新的希腊主义。温克尔曼为其创始者,歌德是其成就者,而其理论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则写有多种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著作,并在就任普鲁士教育部长时建立了柏林大学(1828年开始称腓特烈·威廉大学 William Friedrich University, 1949年称柏林洪堡大学)和新的高中(德文“gymnasium”),以实施其思想理念。”^③显然,新希腊主义的崛起改变了当时经学的发展方向,创造了新的学术生命力,开拓了经学研究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一些德国经学家的成就之所以能胜过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是与温克尔曼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的。其典型之一为约翰·奥格斯特·恩尼斯提(Johann August Ernesti, 1707—1781)。他出生在图林根(Thüringen),上过几所学院,于莱比锡大学毕业之后,又当了二十二年的名校校长,并兼任十七年的莱比锡大学修辞学教授和二十年的神

学教授,在推动基于经典文学的高等教育方面颇有贡献。^①1739年他出版了六册《西塞罗》的定本;1777年又出版了第三版,附有历史介绍与校勘记。他校定的其他经典文本如《荷马》(1759—1764年)和《卡利马科斯》(1761年)等虽然文笔拙劣,但其诠释往往显露出明慧的心智。

另一典型是温克尔曼非正式的门生克里斯顿·戈特罗布·海纳(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他生于萨克森(Saxony)区的开姆尼茨(Chemnitz)镇(从1953至1990年称卡尔马克斯城),^②起初在德累斯顿求学,1748年进入莱比锡大学修习约翰·奥格斯特·恩尼斯提有关文献学的课程,1752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就任海恩利克·冯·布瑙伯私家图书馆的副抄写员,从同事温克尔曼那里领悟到古希腊艺术品与文献一样都富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海纳前半生活艰辛贫苦,先后当过私塾老师、私人图书馆抄写员,后因逃避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赴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求得一职位,同时兼任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为该图书馆的扩展及其扬名建立了大功。他不仅使其藏书从60000本增至200000本,还编撰了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作者目录,写过一些学术书评。1778年他论述温克尔曼著作的文章已足以证明其对温克尔曼及其研究方法的兴趣和明察。此外,他在古代希腊的神话、历史和艺术等方面亦有专攻。其《文物学论文》(Antiquarische Aufsätze)(1778—1779)就分析了很多艺术史上的文物。

① 托马斯·达科斯塔·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文物学、文物史与温克尔曼之前的艺术史》(Antiquarianism, the History of Objects, and the History of Art before Winckelman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2 (July 2001): 523—541页。
② 阿力克斯·珀茨(Alex Potts):《肉体与理念:温克尔曼与艺术史的来源》(Flesh and Ideal: Winckelmann and the Origins of A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70页。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1—13页。

② 同上,26—44页;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Ward W. Briggs, William M. Calder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Classical Scholarship: A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 176—182页。

海纳研修小学的态度是以文法与语言学为工具,而不是当作研究的对象。因此,他整理《伊利亚特》(1802)、品达(三版,1817)和维吉尔(1830—1841)等文献时,注重其内容解释而轻于文法与韵律的分析。^①

三 十九世纪德国古代通学(Altertumswissenschaft)

古代通学(古典学)的专称是温克尔曼最出色的弟子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所首创的,指的是为了正确诠释和充分欣赏古代经典文学,学者必须采用最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最先进的研究手段来梳理研究对象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进而将考古学、建筑学、钱币学、铭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等诸多学科都纳入以往仅限于文学与艺术史的传统经学研究范围之内。因为沃尔夫的历史视野深广、小学技法精湛,而被视为现代经学研究的创造者。他享此盛名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在斯卡利杰尔勇于创新 and 温克尔曼潜心治学的启迪下,使文献学断绝了以往从属于圣经学或法学的附庸关系,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②

沃尔夫生在诺德豪森(Nordhausen)附近的一个小村;^③幼时在该村由父亲担任校长的学校里,开始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和

西班牙文等语言文化学习,显露了神童般的天才。他十一岁时曾立志修通经学,后于1777年十八岁时进入哥廷根大学,注册为“古典语文(文献)学的学生”(studiosus philologiae)。但当时哥廷根大学还没有设立这一新兴学科和主修专业,而且也难以找到工作。虽然海纳此时已是该校的教授,但沃尔夫与其并无交往,而是在大学图书馆里自修。此后,他在担任几所高中校长时,修订了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又名《飨宴》),并因此而出名。其修订的创新之一是采用德文而非拉丁文注释。1783年他应邀前往哈勒普鲁士大学(Prussian University of Halle)任教,1807年又因法军入侵而逃至柏林,在柏林大学教育系授课并晋升为教授,后由于健康原因欲移居法国南部休养,可惜逝于途中。

尽管沃尔夫未能完全实现其研究荷马的新方法以及整理荷马和柏拉图新版本的鸿志,可是仍将研治希腊文的经学家的注意力从《新约》引导回归到古代经典诗歌和哲学。从此,整理《圣经》的神学与经学终于分道扬镳。也因此,迄今为止的希腊文经学研究始终以荷马和柏拉图为中心。不过,沃尔夫负面的个性表现也令人注目。他对人不但抱有一种自以为是、毫不在乎的态度,而且常常着意表露出愤世嫉俗的过激言行。他还精于演说,每每演讲时说得起趣横生、天花乱坠,引人入胜,使得众多贵宾纷纷前来听讲。据说歌德也曾经来过一次,躲在幕后“垂帘听讲”。^④他演讲的风格和说服力也体现于其著作之中,使读者阅

①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经学历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三卷,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重印,卷3, 40页。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 524页。

③ 同上, 523—528页; 马克纳尔·瓦尔特理(Markner Veltri):《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研究、文件、书目》(Friedrich August Wolf: Studien, Dokumente, Bibliographie),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9。

④ 歌德与沃尔夫时常通信; 后者的信札集中共收入了700多封信函, 分别写给175位人士, 其中有40多封是写给歌德的信。参见西格弗里德·莱特(Siegfried Reiter):《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信札中的生活》(Friedrich August Wolf: Ein Leben in Briefen), 二卷,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35。

读之时似乎在听其演说。

1783—1784年沃尔夫出版了《赫西奥德》的定本,1784年利1785年又分别印行了《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定本。他还用了二十年的辨功夫,写成了杰作《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深入探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终究是谁这一传统的“荷马问题”,指出这两部史诗的宏篇巨制超越了单个诗人独自创作的能力,荷马实为一系列赋诗者的代表,因此这些史诗的笔录过程无法梳理,其最早的版本至多能追溯到荷马研究者皆关注的希腊同化时代亚历山大城的定本。安顿尼·格拉弗顿曾为此赞曰:“在经学家所作之书当中很少是经典,但此著作却是一本。”^②不过,按照新近的一些研究结果,沃尔夫的这些研究方法、历史视野、理论框架和书名均全盘借鉴了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沙多夫·艾希霍恩(J. G. Eichhorn, 1753—1827) 1787的《旧约导论》(*Einleitung ins Alte Testament*)。^③这也证明当时的经学家并没有经学与神学之分别。与此相关,沃尔夫也曾利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所创办的新教育形式的研讨会(Seminar)来训练经学家和教师。

实际上,沃尔夫有关古代通学的解释是与其文献学的定义和用法紧密相连的。他在歌德的鼓励下,授课时作过题为《文献学百科全书》

① 《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 1795. Nabu Press, 2010 重印。德文译本: H. Muchao, *Prolegomena zu Homer*, 198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重印; 英文译本: A. Grafton, G. W. Most, and J. E. G. Zetzel. *Prolegomena to Homer* 179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同上, x 页。

③ 格拉弗顿:《文本的辩护者》, 235—241 页。

(*Encyclopaedia philologica*) 的系列演讲,为文献学教育作用的重要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辩解。在他看来,文献学的核心主体为古代希腊的国家性格,而其相关的副学科之所以有价值也是由于其“能解说古代的人格;前者来源于凭借研究古代文献而观察到有机发展的、有意义的国家文化”^①。为此,他还整理了有关的二十四种副学科,如文法、校勘学、地理学、神话学等等。^②一本现代的经学百科全书曾就其古代通学的见识写道:“沃尔夫对古代通学的定义涉及了古时所有方面的知识(语言、文学、艺术、科学、宗教、风俗等);其目的(a)是为了了解它们并(b)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较;其资源为文学、艺术(碑刻)以及日常技术(钱币、铭文等)。它们不但是古代生活的证据,而且是美学中的优美作品。”^③所以,沃尔夫演讲时多用《荷马》古抄本训诂的异文来介绍历史上校勘学的个案研究,^④以此具体实践来明示古代通学需要基于广泛的历史研究和细腻的小学分析及处理。应该说,沃尔夫的古史通学研究之所以能超越温克尔曼的新希腊主义,主要是因为其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超越了前者主观臆度的艺术标准和神学猜想。^⑤

① 沃尔夫:《古代通学的表现》,引自安顿尼·格拉弗顿:《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引论》(*Prolegomena to Friedrich August Wolf*),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4(1981), 103 页。

② 同上。

③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526 页。

④ 安顿尼·格拉弗顿:《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引论》,117 页。

⑤ 丹尼斯·萨维特(Dennis Sweet):《〈悲剧诞生〉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Birth of Traged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0(1991), 350—351 页。

四 近现代德国经学

如果说沃尔夫推动德国经学走向现代化的开拓努力好比中国顾炎武对于清初经学的深广影响,那么其后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在德国经学现代化上登峰造极的贡献,则可以与中国清代戴震的卓著经学成就相媲美。沃尔德·W·布里格斯和威廉·M·卡尔德 III 曾称誉维拉莫威兹为“现代最伟大的希腊学家”,“此名称不但因其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其纯粹文献学的实力而令人诚服……只有本特利能与之相比,而且因其改变了整个文献学学科,将文献学从十九世纪带进了二十世纪。”^①他们还进一步深入地阐述维拉莫威兹的文献学理念及其革新,认为维拉莫威兹主张文献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在于诠释文学,整理古典定本的校勘学仅是其研究工作之一;如果要充分了解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将其“放在原先的上下文里,小学家必须知道所有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和学术环境;因此他倾力打破了经学研究不同部类之间的障碍,复原了原先的统一性”。^②

维拉莫威兹出身于现属波兰的一个贵族之家,父亲是当时普鲁士的绅士。^③

①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48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489—522页;其自传为《回忆录 1848—1914》(Erinnerungen 1848—1914), K. F. Koehler 1928;修订版 1929);英文版为 *My Recollections*, G. C. Richards 译, Chatto and Windus, 1930。亦见威廉·M·卡尔德 III:《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自作的讣文》(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s Obituary for Himself)载《人与其书:现代经学史的研究》(Men and Their Books: 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第二册, Thomas J. Rohn 编, *Spudasmata* 129, Georg Olms Verlag, 2010。

他从小就由母亲教授文学与宗教, 13 岁时又被送到瑙姆堡(Naumburg)附近德国最有名的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经学学校学习,并在其学术环境中萌发了从事经学研究的志向:一天,他阅读柏拉图的《会饮篇》后,得到了类似宗教异象一样的启迪,昭示其一生学术上寻求知识的途径。这使得他不仅向往柏拉图所引导的神的永恒世界,而且声言以后要成为“学术的使徒”。^①为此,维拉莫威兹勤奋地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希腊文,练就了出类拔萃的拉丁文散文和诗歌的撰写能力。他的博闻强记也令人佩服,其博士论文就是在家中无参考书中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记忆来写就的。

1867 年维拉莫威兹于经学学校毕业之后,随即进入波恩大学开始攻读古典文献学。其恩师为当时德国最博学的通才奥托·雅恩(Otto Jahn, 1813—1869)。他既是经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学家,也是音乐家(曾经发表过关于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等的研究论作)和文学家。其《希腊艺术》(*Die hellenische Kunst*) (1846)和有关希腊石雕的演讲扩大了维拉莫威兹的希腊文化视野。1869 年奥托·雅恩逝世后,维拉莫威兹便转学至柏林大学,并深受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赫尔曼·伯尼兹(Hermann Bonitz, 1814—1888)的影响。他还通过严谨认真的精读研习,吸纳了曾任教二十多年的教授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 1793—1851)的校勘谱系研究和版本传授等方法,并获得了博士学位。1873 年他又在意大利与历史学名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一起工作,洞悉了其历史研究观,也明察了政

①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490—491页。

治机关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利用铭文等文献、罗马和意大利的伟大、希腊和罗马文明不可分离的关系等。^①

1876年维拉莫威兹开始执教于德国东北区的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两年后与蒙森的女儿结婚;1883年又获得哥廷根大学教席,后升为副校长。1897他再赴柏林大学,担任教授直至1921年退休;期间曾于1906年建造了一所配有图书馆和教室的经学研究所,内设文献学、历史和考古等三系。维拉莫威兹在这几所大学里,培养了很多学生才俊,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有些人后来逃避纳粹迫害而逃难于英国,对其经学的发展和兴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维拉莫威兹一生勤奋,著作等身,先后出版了七十多本书籍(其学生威廉·M·卡尔德 III 参与编写了《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书目 1867—1990》(*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Bibliography 1867—1990*)^②。他首次出版的作品曾导致非经学研究学者的持久非议。1872年他所发表的书评《未来的文献学》(1872 第一篇;1873 第二篇)也引起了论争,与其就学舒尔普福塔学校和波恩大学时的同窗尼采结下了冤仇。他在该文中激烈抨击后者及其 1872 年的著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原名为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 出自音乐精神的悲剧诞生)所采用的非历史研究法。^③ (其书评题

名“未来的文献学”意在讽刺尼采的偶像瓦格纳的所谓“未来的音乐”。) 因为当时尼采十分轻视文献学,反对那些跟随歌德倡言古代文献具有值得仿效的理想形式的经学家,抨击他们相信古人如同相信自己,质疑他们借助想象进入古人生活的能力。同时,他也批评文献学家过于专业化,而且本末倒置,以应用方法而不是文献研究为目的。^④ 尽管维拉莫威兹当初不能容忍刚刚担任文献学教授的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的出发点与见解,认为其是以直觉、错误、想象和成见来歪曲历史事实。^⑤ 但他到了晚年却饶恕了尼采,感悟到尼采当时实际上是以诗人和哲学家的思绪来写作此书的,不必视之为文献学教授的专著。

维拉莫威兹严谨治学,出版了很多古典作家的定本、译本和注释本。但他始终认为小学只是古代通学的工具而不是目的,相关的文献整理只是为了推进其历史研究。因此,他又以精通文献学的学识才干,撰写了很多批评性、综合性的历史著作,如《荷马研究》(*Homerische Untersuchungen*, 1884)、《亚里士多德与雅典》(*Aristoteles und Athen*, 1893)、《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学与语言》(*Die griechische und lateinische Literatur und Sprache*, 1907)、《希腊文悲剧导论》、《伊利亚特与荷马》

^① 根据胡·罗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的分析,参见维拉莫威兹:《经学史》,“介绍”, xii 页。

^② 威廉·M·卡尔德 III 还提出了一些维拉莫威兹憎恨尼采的个人因素,如尼采没有资格担任文献学的教授;没写博士论文,没经过博士答辩,也没博士学位,只有荣誉博士学位;其师是维拉莫威兹恩师的死对头;维拉莫威兹嫉妒尼采高中时的声誉比他高;维拉莫威兹很爱国,曾在前线从军一年,而尼采仅在瑞士的红十字会服务过几个星期等等。见威廉·M·卡尔德 III:《维拉莫威兹-尼采的挣扎:新的文件与重新评价》(*The Wilamowitz-Nietzsche Struggle: New Documents and a Reappraisal*), 参见《经学的现代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tiqua* 27, Jovene, 1984, 183—223 页。

^①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493 页。

^② Weidmann, 1991.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513—517 页录有其精选书目。详细分析其学术各方面研究的是威廉·M·卡尔德 III(William M. Calder III)等编写的《五十年之后的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 Nach 50 Jahr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5。

^③ 同上,350—359 页。

(*Die Ilias und Homer*, 1916) 和《希腊同化期的诗歌》(*Hellenistische Dichtung*, 1924) 等等。其中简明经学史《文献学史》(1921, 英文译本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1982) 的中文译本近已问世。^①

研究维拉莫威兹的现代专家威廉·M·卡尔德 III 曾称他的《欧里庇得斯的〈赫拉克勒斯〉注释》(第一卷: 希腊悲剧的介绍; 第二卷: 文本与传注) (*Euripedes Herakles erklärt. Vol. 1: Einleitung in die attische Tragödie; Vol. II: Text und Kommentar*) 为其诸多著作中最伟大的一本,^②并解释说:“此作品是维拉莫威兹的杰作, 所有的人都正确地称其为现代经学的基础和关于希腊悲剧的传注, 是每个经学家必须了解的唯一书籍; 它在校勘学、文本传授史、韵律学、文学史、神话研究和宗教等诸方面, 都创造了新的时代。”^③卡尔德还指出, 维拉莫威兹之所以能开创校勘学的新时代, 是因为此前的大师卡尔·拉赫曼的版本谱系学只能推求到中世纪的抄本; 而他的研究对象除了中世纪的抄本外, 还涉及了古代训诂、传注和文法书有关版本的证据(训诂、注释、异文等), 因此能将版本的谱系追溯到作家的原本。这种把视野从中世纪抄本推向古代作家手中原版或其他版本是一个顶级的转变。虽然维拉莫威兹的翻译理念是要让古代作家说现代的语言, 但现代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类似古代读者的反应。同样, 他的诠释也是力求复原当年读者和听众的思想感受。^④

按照卡尔德的评估, 维拉莫威兹的两卷本《亚里士多德与雅典》是

仅次于《赫拉克勒斯》的伟大著作; 只是其学术性质属于历史分析, 而非文献学的整理。^①莫蒂默·钱伯斯(Mortimer Chambers)也大赞此书:“因为其创新的光彩和详细的观察力, 而成为现代所有关于希腊历史研究的珍宝之一。凡是对其著 800 页内所涉及的任何主题有兴趣者必定时常借鉴引用。”^②学者罗伯特·L·佛尔勒(Robert L. Fowler)在《经学: 人物传记百科全书》中评介维拉莫威兹的论著时, 同样给予了类似的好评。

维拉莫威兹与沃尔夫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平易近人的姿态。他乐于接待和启发所有来访或来信的求知者, 而且其出身贵族的尊严气质和仪表也很吸引人, 所以备受学生的推崇。他的著作也跟沃尔夫的一样, 读起来有着如同聆听演讲般的亲切感, 充满了老师关怀学生的道德教训蕴涵。胡·罗德-琼斯曾为此强调说, 其首要身份应视为老师, 其次才算是作家。^③

德国现代的新经学家是将传统文献学的 *Wortphilologen* (文字小学) 与古代通学的 *Totalitätsideal* (统体理念) 区别看待的。而维拉莫威兹所有的研究与写作都是为了实现后者的崇高理念。^④因此他远远超

① Weidmann, 1892, 1910, 1966 重印。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 人物传记百科全书》, 500 页。

③ 维拉莫威兹:《经学史》, “介绍”, xv 页。

④ 卡尔德追溯文字小学发展的高峰至莱比锡大学的经学教授戈特弗里·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 1772—1848), 其研究只限于传统小学的范围, 如校勘学的整理、定本的编辑等。而吉森大学(Giessen University)的首位德国希腊文学与考古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沃尔克尔(Friedrich Welcker, 1784—1868)则是统体理念主义最早的代表, 其研究是以小学来诠释文学与古代文化。见威廉·M·卡尔德 III:《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如何阅读文本?》(*How Did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Read a Text?*), 载威廉·M·卡尔德 III:《人与其书: 现代经学史研究》(*Men and Their Books; 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John P. Harris and R. Scott Smith. *Spudasmata* 67, Georg Olms Verlag, 1998, 344—352 页。

① 维拉莫威兹著, 陈恒译:《古典学的历史》,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② Weidmann, 1889, 1988 第 12 版。

③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 人物传记百科全书》, 498 页。

④ 同上, 495、498 页。

越了传统文献学家的狭窄定义,成为最后一位精通文献学所有领域的近现代经学大师。他所从事的文献学研究大大突破了许多人对于文献学的刻板印象,至今仍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此后德国经学界的知识不断扩展,研究日趋深入,新文献新文物也纷纷推出,但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维拉莫威兹的经学大家了。

维拉莫威兹就职于柏林大学时,曾有两位同事与其同心协力,推动柏林大学成为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经学界的中心。其中赫尔曼·狄尔斯(Herman Diels, 1848—1922)以钩沉和编辑古代文献而闻名。其1903年完成的《苏格拉底前期哲学家残篇》(*Der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Griechisch und Deutsch*),收集了所有早期哲学家的记载文献、残卷、类书引文等资料,并加以校勘和德文翻译。^①他还编辑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论》(*Aristotelem Graeca*)丛书中的《注释体》(*Commentaria*),共有23卷和3卷附录(1909年)。^②另一位同事爱德华·诺登(Edward Norden, 1868—1941)是当时最权威的古代和中世纪修辞学家。其长达一千页的《古代修辞学》(*Die Antike Kunstprose*)(1898年)阐述了两千年来的修辞学史。但他的最佳著作却是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六卷注释(1905年;增修第三版1912年)和德文翻译。此作公认为二十世纪所有注释体的典范。不幸的是,由于

① 《苏格拉底前期哲学家残篇》修订第二版:卷1(1906年),卷2(1907年),卷3(1912年),卷4(1922年),卷5(1934—1937年)。

② 威廉·M·卡尔德 III 等:《赫尔曼·狄尔斯(1848—1922)和古代通学》(*Hermann Diels(1848—1922) et la science de l'antiquité*), Fondation Hardt, 1998;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52—60页。

他是犹太人,后来只好逃离德国,到瑞士定居。^①

五 英国经学大家豪斯曼

在与维拉莫威兹同时代的英国经学家中,受其影响的唯有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一般称 A. E. Housman),且能在校勘学方面与之相媲美。他像波森一样专注于校勘学,但又乐于停留在较小的学术范围里活动,并不诠释文学,仅以业余写作英文诗歌来展现其文学兴趣。尽管如此,豪斯曼还是以其无人可比的成就称雄于近现代英国经学界,不仅突破了当时经典研究囿于校勘学的局限,也向整个英国学术界展示了新经学研究的不凡贡献。^②

豪斯曼生在英国中部的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上小学时就开始写诗。他早年丧母,1877年就学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时曾失恋,同时父亲又失业。他在这些不幸的打击下走向了自闭,以写诗来发泄,主题多为年轻男生的闷闷不乐。但这些诗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很受欢迎,1895年辑录为诗集《一个什罗普郡少年》(*A Shropshire Lad*)。^③

①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341—345页。

② 关于当时英国校勘学意想不到的经学贡献,见 P. G. 内迪兹(P. G. Naiditch),《作为‘剑桥礼学家’背景的十九世纪英国经学研究》(*Classical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Great Britain as Background to the ‘Cambridge Ritualists’*),载威廉·M·卡尔德 III:《重议剑桥礼学家》, *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2(1991), 123—152页。

③ 《一个什罗普郡的童男》(*A Shropshire Lad*), Jungle Books, 2007。

豪斯曼当年在牛津由于潜心于古典校勘学而忽略了人文科学的学习,结果哲学和古代历史的结业考试不合格,不能毕业;后于1882年任伦敦专利署的文书,业余时间继续其经学研究,偶尔也发表书评。当时他为了弥补因学业失败而受损的名誉以及自尊心,拼命钻研经学,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大英博物馆里研修,所收获的种种成果终于使其有盛名,并于1892年被聘为伦敦大学拉丁文教授。此后,他便走上了整理拉丁文诗歌的学术之路,不再涉及希腊文献,1911年末又担任剑桥大学的拉丁文教职。

豪斯曼的研究成果多为论文,著作较少。^①在其佳作之中,名列第一的是以前本特利曾整理过的天文学家马尼利乌斯的《天文》第一卷的定本(1903年)。^②1912年印行的第二卷加上了拉丁文注释。此后第三、第四和第五卷又分别于1916年、1920年、1930年出版。这套书因豪斯曼整理时参考了一些新发现的古抄本,至今还看作是最权威的定本。豪斯曼的第二本佳作是讽刺诗人韦纳尔(Juvenal,活跃在公元一世纪末叶与二世纪初叶)作品的定本。当时他被牛津大学馆藏古抄本中韦纳尔的三十行新诗句所吸引而编撰了此书,同时又欲借此启蒙,故而所作阐释明了清楚,浅显易懂。

可以说,豪斯曼是英国现代经学史中最权威的拉丁文小学家。但其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提供了众多古代文献的精湛定本,而是以自己的研究态度和实践为现代校勘学者树立了典范。C·O·布林克曾深刻指出,当时经学水平的提高,是因为“豪斯曼的校勘大作展示了他

的研究原则而且证明如何运用它们”。^③比如,他的一篇文章《用思考校勘》(*The Application of Thought to Textual Criticism*)^④就很有条理地阐述了校勘学的原则和方法。他在专利署工作时所撰写的第三篇投考论文也具有校勘学的学术启蒙影响。^⑤

不过,由于豪斯曼在过于技术化而又较为乏味的校勘学领域里,对其他学者视同自己一般地严格要求,甚至以辱骂来责难,结果给人造成刻板僵化的经学家印象,成为八股先生似的笑柄。同时,他过于技术化的授课内容也不能吸引学生。但豪斯曼觉得他首先应该遵从校勘学学术,然后再去考虑培养学生的校勘学兴趣。所以,这位名师门下并没有走出任何经学研究的高徒,也许只能被视为校勘学的守护神。此外,由于豪斯曼仅仅接受了维拉莫威兹关于校勘学的影响,而拒绝其利用广泛的古代通学的才识来诠释文学的视野,因此他只能继承波森的单一学术遗产,无法臻至本特利或维拉莫威兹集大成的学术成就。这也显示出了两者之间学术上的高下。

六 维拉莫威兹的门生

也许可以说,纳粹恶魔希特勒对于英、美两国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不乏“贡献”的。因为其对于犹太学者的迫害,导致了当年各有30名

①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170—171页。

② 1922年,见《豪斯曼经学论文集》,1058—1069页。中译见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3—39页。

③ 《关于普罗普尔蒂优斯的一些修正》(*Emendationes Propertianae*), *Journal of Philology* 16(1887):1—35。

① 《豪斯曼经学论文集》(*The Classical Papers of A. E. Housman*), Cambridge, 1972。

② 其前言的中文译文见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21页。

左右的经学家避难至英国和美国。^① 其中到达英国的学者被称作“英国的难民”(learned exiles)。^② 这里仅简要介绍其主要代表。

1 移民英国的犹太经学家

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 1888—1970)是维拉莫威兹的最出色弟子之一,亦可谓德国古代通学最后的大学者。他对于现代英国经学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影响。其首要贡献是推介德国式的研讨会。他将此视为文献学研修的实习场,也藉此详细传授自己整理文献的诸多技巧,如梳理版本、选择底本、校对版本、修订错字或衍文、编辑定本、撰写校勘记、阐扬文学价值、翻译原文、加注诠释等等。其杰作是三卷本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的注释(Aeschylus. Agamemnon),享有“希腊文本的最详细注释”的称誉^③,也是印证其研讨会所传布的研究方法的范本之一。^④ 曾有一种看法认为,他的授课方法好比牧羊人赶羊入圈,不是温柔地引导,而是凶猛地驱赶。^⑤

①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前言”xi页。胡·罗德-琼斯戏言道:“希特勒对此国经学的贡献要多于一般的学科”(Hitler did more for classical studies in this country than he did for most branches of education),《经典遗产:现代世界的经典作品》(Classical Survivals: The Classics in the Modern World),Duckworth, 1982, 17页。

② 关于这些难民的经历及其影响,见唐纳德·弗莱明和伯纳·白琳(Donald Fleming, Bernard Bailyn):《学术移民:欧洲与美国 1930—1960年》(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Belknap Press, 1969。

③ 胡·罗德-琼斯:《血祭鬼魂: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影响》(Blood For the Ghosts: Classical Influenc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5页。

④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年。

⑤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64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弗兰克尔常赴意大利举办研讨会,并在罗马出版了学术文集,与当地的经学家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① 他 82 岁丧妻后,依循古罗马前例而殉情自绝。其门生并无非议,称赞其服膺古代罗马生活准则的人生观。^②

维拉莫威兹的另一位弟子卡尔·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 1886—1958)最初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自 1933 年起也受到纳粹党的迫害,但没有逃离;^③ 直到 1942 年法兰克福大学停止了所有的学术活动,才转入莱比锡大学;1946 年为生活所迫又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执教。

莱因哈特跟随维拉莫威兹学习古代通学,尤其对诠释文学与哲学兴趣盎然。但他批评文学时颇有创意,将相关的校勘整理视为起步工作而非最终目的。其学术生涯前半部分重在诠释巴门尼德(Parmenides, 约公元前五世纪初叶)^④和波希多尼(Posidonius, 约公元前 135—51 年)等哲学家;^⑤ 而后半部分则倾心于史诗家荷马和悲剧家的诗篇。^⑥ 莱因哈特的学生很欣赏他对于悲剧情感作用的精细分析,曾大加称赞:“他带

① 《学术论文集》(Kleine Beiträge zur klassischen Philologie),二卷,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4。

② 胡·罗德-琼斯:《血祭鬼魂》,257页;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63页。

③ 胡·罗德-琼斯:《血祭鬼魂》,238—250页。

④ 《巴门尼德与希腊哲学史》(Parmenides und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1916年),二版(1959年)。

⑤ 《波希多尼》(Poseidonios)(1925年),《宇宙与感应》(Kosmos und Sympathie)(1926年),《波希多尼的本源与衰微》(Poseidonios über Ursprung und Entartung)(1928年)。

⑥ 《伊利亚特及其诗人》(Die Ilias und ihr Dichter)(1961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1933年),《导演兼神学家埃斯库罗斯》(Aischylos als Regisseur und Theologe)(1949年)。

我们分析每一出戏,其实他分析每一出戏里有对话的部分,细腻地、敏感地理清每一场面的感情效应。多半的经学家只对事实感兴趣而不理会感情,比较喜欢可以触摸的具体的东西。结果,他们注意定本的原理,解释语言层次的意思和戏剧里的宗教观及信仰。但莱因哈特则关心每一个插曲所具有的感情效果,而且他与一般经学家大不相同,很有资格去形容此种效果。”^①

就像莱因哈特的伊利亚特研究一样,他死后才得以出版文集《传统与精神:论诗文集》(*Tradition und Geist: Gesammelte Essays zur Dichtung*)和《古代的遗产:哲学与史学史文论集》(1960),(*Vermächtnis der Antike: Gesammelt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2版(1966年)。前文已指出波森和豪斯曼没有遵循本特利和维拉莫威兹兼顾校勘学和文学批评的治学榜样,走上了只攻校勘学的狭窄路径,而莱因哈特也同样偏执一端,只不过专注于文学批评的方面。但他首先采用校勘学研究手段来考量文学作品价值,而后再进行文学或哲学诠释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保罗·马斯(Paul Mass, 1880—1964)曾在柏林大学选修过维拉莫威兹的经典文学讲座,也在慕尼黑大学参加了有关拜占庭的研讨会,^②后来在柏林大学任讲师时就讲授这两类课程。他起初从事语言学与校勘学的研究,尤其注重希腊韵律的考察,代表论著有《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与《希腊文的韵律》(*Greek Meter*)。^③其校勘名言为“修正时

的出错胜于文本上问题的疏漏”(It is better to make a wrong conjecture than to ignore a difficulty)。^①

马斯在选修维拉莫威兹的讲座时,乐于发表与老师相悖的意见。这既显示了他的独立思考,也见出老师的喜爱和器重。所以,后来维拉莫威兹不仅支持他在取得拜占庭文学教席之时仍然坚持讲授古典文学的权利,而且到了晚年还邀请他参与编辑自己的全集。1933年希特勒当政后,马斯的教职被解除了。但他一直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移民至英国,受聘于牛津大学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开始了从事长达二十五年的经学论著编辑工作。因其博学多识、校勘精湛,常常收到咨询学术问题的来信,他总是认真细心地予以回复,提供卓有成效的指导。马斯在英国的这些学术服务工作,实际上有力地促进了当时英国经学界学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又一次证明了西方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规律,即最有学问的人才并不一定都只在大学里工作,出版社、图书馆或博物馆也会是其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鲁道夫·普法伊佛(Rudolph Pfeiffer, 1889—1979)当年在柏林大学授课时,曾旁听维拉莫威兹的讲座。后者很欣赏这位年轻同仁的学问,邀请他参加其著作全集的编辑。普法伊佛本人不是犹太人,但受其犹太妻子的牵累,于1937年辞去当时在弗莱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的经学教授职位,移民到了英国,直到1946年才在牛津大学找到正式的教职。普法伊佛擅长于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经学的关系、希腊同化时期的诗人卡利马科斯和经学史等。^②他迁居英国之后,

① 胡·罗德-琼斯:《血祭鬼魂》,246页。

② 同上,215—218页。

③ 两书原为德文,英文版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出版于1958年,后者出版于1962年。前者中文翻译《校勘学》见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41—103页。

① 胡·罗德-琼斯:《祭血给鬼魂》,217页。

② 胡·罗德-琼斯:《祭血给鬼魂》,261—270页。

曾与保罗·马斯一起修改其《卡利马科斯》定本,并于194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普法伊佛的学术成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所撰写的经学史,虽不涉及中世纪黑暗时期和拜占庭的经学活动,但却被公认为最详细、最权威的批评性通史。他本是精深的校勘学家,通晓历代校勘学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他所整理过卡利马科斯的零散抄本和牛津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残卷,被视为最杰出的经学成就之一。但他同时也能以最开阔的历史视野来阐述经学的历史发展,将精深与博大非常罕见地集于一身。第二,他的人生观基于其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与历来几乎都是基督教徒的经学家大相径庭。但其富有新意的论述却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始终是基督教信徒,并且利用古典文学劝人向善的理念来巩固其宗教信仰。这一见解不仅有确实的历史根据,而且解决了西方学术史上有关伊拉兹马斯的一个旧案。^①应该说,普法伊佛的天主教信仰反而使其对于伊拉兹马斯的诠释注入了蕴涵历史真谛的敏感和见地。(本书曾多处提及普法伊佛的《经学史》卷1(1968年)或卷2(1976年)对于笔者的莫大帮助。)

费利克斯·雅各比(Felix Jacoby, 1876—1959)是维拉莫威兹的柏林大学同事赫尔曼·狄尔斯的学生,亦受到了他的影响,^②并因循其治学之道,专于钩沉和编辑古代文献,只是重点在于早期希腊历史家与地

方志编撰家而非苏格拉底前期的哲学家。其代表作为《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共有17卷正文和2卷附录,^③收录了856位历史学家12000多篇零散不全的文稿。

雅各比与一般犹太经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最初曾支持希特勒,并赞同自己的学生加入纳粹党,以求良好的改造。但他后来终于发现自己太天真了,由于在柏林既不能使用图书馆也不能投稿,又加之“水晶之夜”的恐怖迫害,只好接受爱德华·佛伦克尔的安排,于1939年迁徙英国定居牛津。当时他仅靠助学金糊口度日,与其亦通经学的妻子共同从事钩沉的研究与工作。虽然他长于研究的领域是历史,但又总是以小学家自居,并将已故的维拉莫威兹当作学术上的榜样。

2 美国的经学渊源

美国的经学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从德国大学毕业后归国的学者,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移民美国的德国犹太经学家则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并构成了学术的主流。所以,可以说美国经学实际上是德国经学的一个分支。^④威廉·M·卡尔德 III 曾在一篇文章里,将美国经学的发展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 从开始到1853年(即吉尔德斯利

^① Weidmann, 1923—1958. Brill's New Jacoby 是 Brill 出版社在线的《残篇》新、旧版本的原文修订者和英文翻译,见 <http://www.brill.nl/default.aspx?partid=64&cid=853>。

^② 有关维拉莫威兹对美国早期经学发展的间接影响,尤其是其与以下要讨论的三位美国经学界的老祖,见 E·克里斯坦·科普夫(E. Christian Kopff):《维拉莫威兹与美国经学:一种诠释》(Wilamowitz and Classical Phil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载《维拉莫威兹以后的五十年》(Wilamowitz nach 50 Jahren),威廉·M·卡尔德 III 等: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5, 558—580 页。

^① 其论述始于1955年所发表的文章:《伊拉兹马斯与文艺复兴及经学的统一性》,载《全集:关于希腊文诗歌和人文主义的论文及演讲》,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60, 208—221 页。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205—210 页。

(Gildersleeve)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之时);2. 科学文献学的发展与德国影响的第一个时期:1853—1919;3. 科学考古学、古抄本学、碑文学、古典历史的发展:1919—1935;4. 德国学者移民美国和德国影响的第二个时期:1935—1945;5. 战后时期:1945—1965。^① 本节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巴西·吉尔德斯利(Basil Gildersleeve, 1831—1924)堪称美国经学的祖师。^② 他幼时在父亲的教育下,三四岁时就能读书,五岁时便看完了《圣经》,十二岁前后不仅阅读了维吉尔的书,也能翻译柏拉图的著述。1844年他十三岁时,进入出生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学习,第二年转到宾夕法尼州的杰斐逊学院,隔年又改入父亲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直至1849年十九岁时毕业。

吉尔德斯利就读普林斯顿大学期间,自修了英、法、德、意和西班牙等国文学,尤其钟爱歌德的德文诗歌和拉丁文、希腊文的作文。1850年他前往柏林和波恩研修博士学业,1853年归国后卖文为生,撰写诗歌、小说和书评等;后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过拉丁文教授,1876年又辞职,改赴新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执教。此间正逢美国南北战争,他当了五年兵,以维护南方的权利。这一忠于南方文化理念的立场影响了其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也使得他终生倾力于争取北方学者的承认。但他作为一位美国的经学家,还是得到了传

统悠久的欧洲学者的认可和青睐。^③

1867年吉尔德斯利编撰出版的《拉丁文法》(1894年增订)一直大受欢迎。^④ 他于1880年创办并编辑了四十年的《美国文献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也成为现今公认的最悠久最权威的美国经学刊物。他还撰写了各种注释本、读本和语法词汇研究专著。^⑤ 总之,吉尔德斯利于美国经学的教育和编辑颇多建树。他自己也曾坦言,他对于美国经学的发展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培养新一代学者和提高经学的公共印象。

保罗·肖雷(Paul Shorey, 1857—1934),也像巴西·吉尔德斯利一样,致力于学术刊物的创办和编辑,是提升美国本土经学学术地位的翘楚之一。^⑥ 他生于衣阿华(Iowa),长在芝加哥,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在芝加哥其父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对所做工作缺乏兴趣,改赴欧洲研修经学。他自1881年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里,先后就读莱比锡大学、波恩大学和雅典经学院,最后于慕尼黑大学完成了有关柏拉图的博士论文。当时他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叹,尤其对于柏拉图的

① 关于其南方文化背景,参见瓦尔德·W·比利格斯(Ward W. Briggs):《战士与学者:巴西·兰诺·吉尔德斯利》(*Soldier and Scholar: 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 and the Civil Wa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② 《吉尔德斯利的拉丁文文法》(*Gildersleeve's Latin Grammar*),重印1943年,第三次增修版由冈萨雷斯洛奇(Gonzalez Lodge, 1863—1942)编辑, Nabu Press, 1968年,重印2010年。

③ 瓦尔德·W·比利格斯(Ward W. Briggs)编:《巴西·兰诺·吉尔德斯利论著选集》(*The Selected Classical Papers of 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92。

④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447—453页。

① 《美国经典文献学史》,载《经学的现代历史研究》,15—42页。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93—118页。

著述过目不忘。其弟子曾赞佩老师生前能将《伊利亚特》史诗一行不遗地背出来。

肖雷留德返美之后,先于1885—1892年间,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教授拉丁文、希腊文和哲学,并结识了奉为师表的西·吉尔德斯利。此后,他又从1892年起,就任芝加哥大学新设立的希腊文教授职位,直至1927年退休。他还于1906年创办了《经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期刊,并担任其1908—1934年间的总编。威廉·M·卡尔德 III 曾强调说,肖雷对于芝加哥大学经学研究的影响足足持续了八十五年,直到其门生和继承者本尼迪克特·艾那尔森(Benedict Einarson, 1906—1978)逝世了以后才正式结束。^①

肖雷的主要著作是有关柏拉图的诠释与翻译。他于1884年所作的论文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后,标题为《论柏拉图的形式理论及其人类思维的概念》(*A Dissertation on Plato's Theory of Forms and on the Concepts of the Human Mind*)。^②而《柏拉图思想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Plato's Thought*) (1903年),《柏拉图语录》(*What Plato Said*) (1933年)以及《古今柏拉图主义》(*Platonism, Ancient and Modern*) (1938年)均为其诠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批评性见解。其《柏拉图语录》实际上是他关于柏拉图语录的总结和解释。此外,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出版的两卷英文本《柏拉图:理想国》,可以视为其普及古代哲学大师学说的一个壮举。^③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英文版论文以

及《文选两卷》仍然获得翻译与重印,也再次证明其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尽管肖雷也承认过美国经学其实是德国的舶来品,但在他19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仍然批评当时的德国经学界过于专业化,以至于追逐独创的新论胜于真理的寻求。其结果是研究专题越来越狭窄。^①肖雷的这种态度有助于促进当时美国经学界自立自强的信心。但他1913年在柏林大学作交换学者时,维拉莫威兹却否决他举办柏拉图研讨会的动议,表现出对其上述直言的反感。

与保罗·肖雷相反,威廉·雅培·奥尔德法瑟(William Abbott Oldfather, 1880—1945)不但推崇德国学术,而且全盘接受了德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不过,由于他注意避免德国经学界治学过于狭窄的弊病而效法古代通学的广博性,对于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和提高还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他因学问深邃,研究实用(多为引得和铭文辑录),被视为美国第一位既受本国同行重视又被德国经学界认同的经学家,是美国经学界划时代的重要人物。^②

奥尔德法瑟生于父母亲在波希的传教之地,但长在印第安纳州,曾在当地的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学习,1899年毕业后赴哈佛研修,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06年,他在西北大学执教四年后,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专攻经学。其190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漏刻里斯历史传说的研究》(*Lokrika, Sagen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是有关希腊漏刻里斯(今名Locris)的地方史。随后,

① 《经学的现代历史研究》,47页。

② 莱昂纳多·塔然(Leonardo Tarán):《文选两卷》(*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Garland Publishing, 1982, 253—313页。

③ 《柏拉图:理想国》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1938。

① 《美国学术》(*American Scholarship*), *Nation* 92, no. 2393 (May 1911): 466—469。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346—352页。

他又返回西北大学任教一年,第二年(1909年)便转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连续执教三十六年,并在1926—1945年间担任系主任。奥尔德法瑟就职于伊利诺伊大学期间,传授勤谨,著述丰硕,而且购买了很多古代和中世纪经典的古写本,特别是收集到了德国两位已故经学家的私人藏书,使得该大学所拥有的经学图书名列全美第三。他还利用暑假前往欧洲和希腊尤其是漏刻里斯地区,进行搜集铭文的实地考察,但不幸于1945年溺水身亡。

奥尔德法瑟的研究视野很广泛,力求达到德国传统经学中古代通学的境界。其研究并不限于文献的解读,还运用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哲学和钱币学等来进行翻译。他曾为80卷的巨著《古代通学百科全书》(*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简称 *Pauly-Wissowa* 或 *RE*)撰写了很多不可或缺条目,其中用德文写的就有500多条。维拉莫威兹称赞他有关漏刻里斯的条目是全面而系统研究的理想例证。比如《漏刻里斯人(殖民地开拓者)》(*Locrisian people [colonists]*)一条,就从地域、居民、文化和历史四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非但没有任何美国经学家能与之相比,而且也超越了传统的地理学研究,延伸进入新兴的人类群居学(*ekistics*)领域。

奥尔德法瑟的其他论著涉及了古希腊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拉丁文演说家和诗人等。他也编撰了几部便于经学研修的引得,如有关塞涅卡的修辞(1918)、西塞罗的信札(1938)和修辞学(1964)等。他还写了207篇书评之类文章,并为哈佛出版社主持翻译了古希腊兵法家^①和斯多葛

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公元前55—135年)的著作。^①在这些翻译中,他依照自己的治学惯例,翻译之前先将所用古抄本予以彻底的校对整理。除此之外,奥尔德法瑟一共培养了46位博士生,其中多数成为美国经学界有影响的学者。总而言之,他应算作是推进美国经学现代化的首要人物。

如果说威廉雅·培·奥尔德法瑟的经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在当时美国经学界无人比拟,那么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 1902—1935)则在理论方面为现代美国经学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贡献。他关于荷马史诗的新论曾轰动了经学界,促成了荷马学研究的转向,可惜的是因其英年早逝,所未竟的研究只得由学生来承继和完成。^②

帕里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屋仑市,18岁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将学习兴趣由自然科学改为经学;其1923年撰写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修辞作为早期希腊史诗风格要素之一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ction a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Style in Early Greek Epic Poetry*)。在该论文中,他已经意识到了荷马史诗中反复使用的别称(repeated epithets)的重要性,但还没认识到其在史诗结构中的作用。1924年帕里赴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28年完成两篇博士论文《荷马史诗中的传统称号》(*L'Épithète traditionnelle dans Homère*)和《荷马史诗中的惯用词语与诗格》(*Les Formules et la métrique dans*

^①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1927, 二卷。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361—366页。

^①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Homère)。其中前者较为重要。^① 1928—1929年他在美国衣阿华学院任教,后去哈佛大学。1933—1935年间,他数次赴南斯拉夫考察,记录了12,000多首口头诗歌的表演,制作成3,500张唱片。1935年他在洛杉矶一家旅馆遭遇致命枪击,案情至今不明。

帕里在其博士论文中选择了应用统计学方法来计量分析荷马史诗中英雄别称出现频率的研究新路。如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英雄阿基琉斯(Achilles)有31次被形容是 πόδας ὠχὺς *podas ochus*(飞毛腿 swift-footed),6次被描绘成 ὠχὺς *ochus*(快捷 swift);老奸巨猾的奥德修斯也有82次被称为 πολύμητις *polymetis*(诡计多端 many wiles),38次被叫做 πολύτλας *polytlas*(饱经苦难 much-enduring)。^② 据此,帕里推测荷马为口头诗人,而不是用文字写作史诗的。这是因为上述史诗中反复出现的英雄绰号表明,诗人在即兴创造需要时,将现成的别称填入诗句的空格里,再按照韵律的需求去续写或音节多的如 *podas ochus*(飞毛腿)的或音节少的如 *ochus*(快)的词语。其称号使用的意义仅在于节奏上的效用,而非词义的表达。

此外,帕里还通过实地考察原生态的史诗家的现场表演,提出了新的见解:史诗家的每次表演其实都是一个新史诗的创造过程,而不是纯粹靠记忆去死记硬背旧的史诗。其具体做法有:1. 采用绰号或类似多次重复的语言格式构造成词组短语或句子;2. 由句子构成主题(插曲),再由主题构成史诗;3. 由于史诗篇幅庞大,一个晚上只能表演(或曰重

新创造)一个主题。^① 而按照帕里的这些见解推而广之,由不同的主题最后汇集而成的长篇史诗未必是由一人(比方荷马)所制。尽管帕里对此没有论及,但启发后来的学者由此视角去深入探究史诗创造和记录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口头文学与文言文学之间差异的研究的影响很大。^② 比如现今对于荷马史诗所形成的学术共识之一就是:虽然这些史诗呈现出了口头创造的迹象,但其内在叙述的一贯性以及结构上的逻辑还是显示了文言编辑者的介入。

3 逃难美国的德国经学家

逃难到美国的最有名的德国经学家,是继维拉莫威兹之后接任柏林大学经学教职的沃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 1888—1961)。他就职柏林大学之初,由于无法与当时仍在校内外进行学术活动的维拉莫威兹竞争,于是避其所长,专注于柏拉图、希腊德育和古代基督教的希腊文文献如《新约》等的研究^③;同时也在维拉莫威兹并不涉及的一些领域施展积极的影响:(1)开展经学界的社交活动,组织学会和举办研讨会;(2)从事经学大众普及化的推广工作,如发表公开的演讲;(3)显扬

① 帕里的学生将其师的专攻加以系统整理,保留了其实地收集的口头诗人的录音;参见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编:《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另见《史诗歌手及其口头相传》(*Epic Singers and Oral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埃里克·阿尔弗莱德(Eric Havelock):《柏拉图绪论》(*Preface to Plat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瓦尔特·翁(Walter Ong):《口述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 1982; 2nd Routledge, 2002。

③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 211—227页。关于其教学和研究上的贡献,见威廉·M·卡尔德 III:《沃纳·耶格尔再评价》(*Werner Jaeger Reconsidered*), *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3(1992)。

① 亚当·帕里(Adam Parry)编:《荷马史诗结构:米尔曼·帕里全集》(*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90, 190—239页。

② 同上, 92页。

吸引学生的个性化教学风格。^① 德国纳粹党当政后,耶格尔也惨遭迫害,只得逃往美国。1934年他获得加州大学经学教授的职位,1936年又赴芝加哥大学承接保罗·肖雷的教席,1939年再转入哈佛大学直至1960年退休。耶格尔进入哈佛大学之后,并没有像在柏林大学那样积极地组织研讨会、演讲等学术活动,所以也未能使所教授的美国学生充分感受其称雄当时经学界的英才豪气。他当时的杰作被认为是《教化希腊文化理想》(*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是其来到美国后以难民的身份撰写的。^② 但在现在一些学者的眼里,该著读起来好像劝善的宣传而不是客观的分析,所以对此并不看重。^③

威廉·M·卡尔德 III 曾在《美国的经典文献学史》一文中,列出了19名当时较为知名的美国经学学者。其中由德国逃难到美国来的经学家,除了哈佛大学的耶格尔外,还有斯坦福大学的赫尔曼·弗兰克尔(Hermann Fränkel, 1888—1977, 1953年返德探访, 1955—1960年再次就职客座教席)、哥伦比亚大学的库尔特·冯·弗里茨(Kurt von Fritz, 1900—1985, 1954年回国)和纽约大学的卡尔·莱曼(Karl Lehmann, 1894—1960)等。^④ 在这些学者中,弗兰克尔倾力于古代诗歌与哲学,代表作是《早期希腊诗歌和哲学:公元五世纪中叶前的希腊史诗、抒情诗和散文史》(*Early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A History of Greek Epic, Lyric, and Prose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①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218页。

② 卷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第二版(1945); 卷2, 3(1943—1944)。

③ 《经学的现代历史研究》, 57页。

④ 《美国的经典文献学史》, 35页。

Century); ①冯·弗里茨长于史学史和哲学,著有杰作《希腊史学史》(*Die 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②而莱曼则专攻考古学,其名著作为《萨莫色雷斯岛(希腊):出土文物与博物馆指南》(*Samothrace: a Guide to the Excavations and the Museum*)。^③

当时这些赴美避难的经学家不仅多半是在慈善组织或师友的帮助下,历经磨折才取得美国大学的教职的,^④而且所处身的教学环境也很艰难。因为当时美国的经学研究和教学很落后,一般的大学能在二三年级开设拉丁文课程就已算是相当不错了;除了一两所大学外,专门的经学研究院所几乎没有。一篇有关赫尔曼·弗兰克尔的文章曾写道:他1935年来到斯坦福时,所面临的境况很可能让这位来自经学久已发达而且专业人员众多的国家的学者很沮丧。当时斯坦福具有一定程度的希腊文水平而来求学的研究生是很少见的,亦缺乏经典文学的博士点。二十年后,即他退休多年之后,才创设了正式的研究生班。不过,在他刚来时,也涌现出了少数好学能干的本科学生,也有一些能够被名

① 《早期希腊诗歌和哲学:公元五世纪中叶前的希腊史诗、抒情诗和散文史》(*Dichtung und Philosophie des frühen Griechentums*) 1962 德文版; (*Early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A History of Greek Epic, Lyric, and Prose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英文版 Moses Hadas, James Willis 译,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② 《希腊史学史》(*Die 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两册, de Gruyter, 1967。

③ 《萨莫色雷斯岛(希腊):出土文物与博物馆指南》(*Samothrace: a Guide to the Excavations and the Museum*),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5。

④ 例如:库尔特·冯·弗里茨先于其师恩斯特·卡普到达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其后又想方设法帮助他进入哥大。参见无名氏:《库尔特·冯·弗里茨和恩斯特·卡普在哥伦比亚大学:按照档案的重建回顾》(*Kurt von Fritz and Ernst Kapp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 Re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Files*). *Classical World* 101. 2 (Winter 2008): 211—249 页。

师启发为高徒的可教“孺子”。^① 尽管如此,赴美逃难的经学家仍然一心教学,全力以赴自己的学术专攻,进而以杰出的师表作用和丰硕的学术贡献推动了美国经学的勃兴。

4 意大利经学大师帕斯夸莱

乔吉奥·帕斯夸莱(Giorgio Pasquali, 1885—1952)是二十世纪意大利经学界的巨匠,于德国经学传统与意大利文化的交互融通上建功至伟。其父兄皆是律师,他却赴罗马大学研修希腊文学。1908—1909年他又去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修学,于1910年获得希腊文学讲师证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意大利参战反德,帕斯夸莱于1915年被赶回意大利。尽管如此,也尽管他当年在德国的挂名老师维拉莫威兹一意反对其就任德国大学的教职,他当时还是很热爱德国文化,留恋德国经学的开放学术氛围,并不想回归意大利封闭的学术环境之中。1920年他就任墨西拿(Messina)大学的希腊文学教授,1921年又转入佛罗伦萨(Florence)大学。

帕斯夸莱接受过德国经学的高级培训,熟习德国经学传统,但其作为历史与文化史研究一部分的校勘学却不似德国的校勘学那般机械。^② 因此,他对意大利大学的经学教育给予了良好的影响。如他在比萨的师范大学(Scuola Normale)举办了有名的“经学研讨会”(意大利文意为

① 无名氏:《悼念宣言:赫尔曼·弗兰克尔 1888—1977》(Memorial Resolution: Herman Ferdinand Frankel 1888—1977), <histosoc.stanford.edu/pdfmem/FrankelH.pdf> 2010/12/14 下载的。

②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经学:人物传记百科全书》,367—375页。

“经典文献学研讨会”)。其学术流风惠泽至后世意大利经学家以及文艺复兴、语言与文学、现代历史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1920年,在帕斯夸莱的第一本古代文学研究专著《霍勒斯的抒情诗》(*Orazio lirico*)问世之际,意大利经学界分裂为支持文献学与反对文献学两派。当时后者反对的原因有二:其一,他们根本不懂如何进行文献学的考察;其二,他们将文献学的研究等同于德国文化。故而,他们既敌视德国又敌视代表德国的研究学科。受此影响,帕斯夸莱当时又特意编撰了《小学与历史》,科学地解说文献学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方法。^① 以后,他仍然注重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不过,其1934年的名著《校勘学的传统与历史》(*Storia della tradizione e critica del testo*)与前述保罗·马斯的《校勘学》针锋相对。^② 该书有46页,是关于仅有18页的后者批驳书评。在书中,帕斯夸莱将校勘学与学术和文化传统相联系,指斥马斯的著作是以抽象的理论为经,机械运用校勘公式为纬,而缺乏谱系学的基础。谱系学(Stemmatology)旨在厘清论著文献的各种写本或版本及其相互关系。

在经学研究中,构建一个谱系图其实是一种历史的重建工作,是围绕著作文本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研究。帕斯夸莱也在《校勘学的传统与历史》一书里,就这方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种创新的建议:1. 不要相信古代文献的传授传统是机械的,只有抄写员不懂其内容时才会偏于机械;2. 不要相信文献的传授方向只是直线的,有时也会是横向或斜向的,尤其是语言流畅的书籍或用作教材的书籍更非直行的;3. 距离文

① 《小学与历史》(*Filologia e storia*), Bibliotechina del saggiatore, No. 2, 1920。

② 《校勘学的传统与历史》1934年;重版 Felice le Monnier, 1962年。

化中心较远和偏僻的地方所出现的文献上的异体字,如果彼此相同或相似的,就应视为正确。因为语言流畅书籍的用语会逐渐变成通行语言,而且从文化中心传播到偏远地区,所以后者的书籍用语较为保守。^①虽然 1950 年马斯修订的《校勘学》第二版补充了有关谱系学的内容,但就这一方面的理论和研究而言,还是要由帕斯夸莱来领军挂帅。

^① 《小学与历史》, xvii 页。

第七章 现代西方经学之取向

一 国家经学派之取向

现在用提要的方式略为总括现代西方国家经学学派的取向。前一部分根据鲁道夫·普法伊佛之《经学史》第一、二卷编撰,后一部分根据安东尼·格拉夫顿之《文本的护卫者》编撰。

1. 对古代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之研究

德国、英国、美国:与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相关的礼仪理论、宗教理论、人类学理论

法国、美国、意大利:后现代文学理论

美国、德国、英国:校勘学

意大利、英国、美国:整理新出土文献

德国、美国、意大利:经学史、辞书编撰

2. 对文艺复兴之研究

荷兰:文艺复兴的历史博学者、历代《圣经》学、古代经典的校勘学

法国:文艺复兴的修辞学、十七世纪耶稣会学者的修辞学

德国:文艺复兴经学之致用(行政、兵法、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

初的人文主义者的跨学科研究,及其与当时史学家的互动)

美国:文艺复兴的寓言诠释法和基于古典文学之德育

二 两种取向之一:新理论的运用

现代西方经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可分为新理论的造意和运用、新出土文献的隶定及整理。当然,新理论的范围很广,包括文学批评与诠释、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修辞学与叙述学、艺术和建筑学的解释与欣赏、历史重建与叙述等。兹介绍关于礼仪的理论和一个比较狭窄的个案研究如下:

1 理论:表演的礼仪

现代西方经学的大趋势之一是运用新造意的理论,其中最常被借用的理论可能是表演的礼仪(performative ritual),它偶尔还与性别学或妇女学联盟起来。礼仪理论所揭露的新侧面,是传统研究方法从未构想过的,从未被深入地研究过。这一新的理论对重新回顾固有的经典文学或古代文明上的若干问题,着实非常宝贵,说它重新赋予经学以坚强的生命力也不为过。该理论的研究框架针对的不是纯粹的表演,不是要对古代戏剧、古代文会上的诗歌表演等所涉及的文化元素的各种步骤或环节进行分析评估,而是用礼仪的理论来诠释礼典真正的意义。就前者而言,布鲁诺·金泰利(Bruno Gentili)的《古代世界的戏剧表演:希腊同化时期和早期罗马戏剧》(*Theatrical Performances in the Ancient World: Hellenistic and Early Roman Theatre*),是有代表

性的例子。^①就后者而言,低密特利优斯·亚特罗曼欧拉克斯和帕纳吉优特斯·罗毅楼斯(Dimitrios Yatromanolakis, Panagiotis Roilos)所编《希腊礼仪的诗学》(*Greek Ritual Poetics*)可作代表。^②换言之,前者重于表演本身,后者重于解释存在于正式表演或其他文化元素中的礼仪的深层意义,包括文学、美术、建筑、音乐、人类学等方面的礼仪意义。《希腊礼仪的诗学》的编辑者介绍其书的目的如下:“此书的目的为:形成一个跨学科与跨历史的定义,给潜在希腊文化环境上的文化与社会政治论说的有意义礼仪的形式。”^③由此观之,礼仪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文化与社会政治的侧面上。从礼仪的意义上看,在这些侧面的外表运作意义内,含有深层的内在意义,通过礼仪的诠释框架探测后才能厘清其真正的意义。但按照这一用法,礼仪的含义,远远超过正式的宗教或文化上的礼典,而包括“集体记忆的仓库和传统形式带有的象征性的表现与沟通”。^④“表演的礼仪”却企图透过表演其该表演的动作,朗读其该朗读的诗歌或剧本,实践其该实践的步骤,通告其所该通告的信息,揭露文化与社会政治上的内在象征性的表现与沟通。

表演的礼仪的范围当然包括非宗教性的文化元素。一个普遍例子是希腊诗歌(古代诗歌包括戏剧,因戏剧一向被希腊文学家视为诗歌的

① 布鲁诺·金泰利(Bruno Gentili):《古代世界的戏剧表演:希腊同化时期和早期罗马戏剧》(*Theatrical Performances in the Ancient World: Hellenistic and Early Roman Theatre*), Gieben, 1979。

② 低密特利优斯·亚特罗曼欧拉克斯和帕纳吉优特斯·罗毅楼斯(Dimitrios Yatromanolakis, Panagiotis Roilos)编:《希腊礼仪的诗学》(*Greek Ritual Poetics*),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2005。

③ 同上,3页。

④ 同上,10页。

一种体裁)。诗歌的文本是“非戏剧性的文本”(non-dramatic texts),因为文本不唱,不朗诵,不跳舞,只有透过被动的阅读才能触摸它们。在其《古代希腊的表演与性别:在其布景上的非戏剧性的诗歌》中(*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 Non-Dramatic Poetry in its Setting*),伊娃·斯特勒(Eva Stehle)问得好:

像爱情一样,希腊的诗歌不是为了后世而作的,而是与当时的节日、仪式和晚宴上的娱乐与笑声共鸣的。希腊同化时期以前(且稍后)诗歌是为表演而作的。男女、老少都轮流在其邻居前唱歌、跳舞、游行或朗诵。我们如何能将身、声的肉体性质,以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互动的活泼精力,恢复到从古传下来的非戏剧性的文本上?^①

其答案应该是研究其表演过程的细节。但这不够,唯有借着表演的礼仪的研究框架,才能探究出其朗诵时姿势的意义,其跳舞时所穿衣裳的颜色和花纹的象征性,其唱歌时独唱者与合唱团互动的意义。为了达成后面的目的,唯有表演的礼仪才能解答这些难题。

2 个案研究:希腊悲剧里合唱团的作用和身份

兹举一个案研究来更详细地看表演的礼仪的研究作用。像礼仪

① 伊娃·斯特勒(Eva Stehle):《古代希腊的表演与性别:在其布景的非具戏剧性的诗歌》(*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 Non-Dramatic Poetry in its Set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页。

理论本身一样,近十年来的热门议题是古代希腊悲剧里合唱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到底代表谁,代表哪一种立场,什么身份?传统的论说包括以下几种:合唱团代表理想的观众,即戏剧里的政治和宗教上的社区及其看法,代表该悲剧的权利,代表他者("the Other"),例如女人、外国人、奴隶、老人等,无辜受害者或生还者,亦代表非传统的观众等。^①

当然,三大悲剧家的合唱团的作用、个性及身份都不一样。海伦·福利(Helene Foley)的结论为不同悲剧家的合唱团的身份,不能取决于其所唱的歌或所说的话,而表现在它的语言层次、服装、姿势、舞蹈、音乐调式。^②所有这些特点属于表演的礼仪的范围。根据克罗德·卡拉梅(Claude Calame)的分析,表演的礼仪针对着悲剧剧本所朗诵的话与表演的具体情况,它的表演具有礼仪上的意义与目的,应该处理表演诗歌的三个方面是诗歌的动作、空间与时间。^③克罗德·卡拉梅的杰作,《古代希腊的诗学与表演上的记忆:时间和空间里的英雄关系照应与礼仪姿势》(*Poetic and Performative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 Heroic Reference and Ritual Gestures in Time and Space*),超越了悲剧里合

① 海伦·福利(Helene Foley):《希腊悲剧里合唱团的身份》(*Choral Identity in Greek Tragedy*), *Classical Philology* 98 no. 1 (2003): 1—30 页详细地复习现代学术界对合唱团身份的论说。就一种特别性质的合唱团的研究,见克罗德·卡拉梅(Claude Calame):《古代希腊的幼女合唱团:其结构、宗教角色与社会作用》(*Choruses of Young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Their Morphology, Religious Role, and Social Functions*), Derek Collins, Jane Orion 译,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② 同上, 24 页。

③ 克罗德·卡拉梅(Claude Calame):《从合唱团的诗歌到悲剧里的静止的歌:女人歌唱的运作》(*From Choral Poetry to Tragic Stasimon: The Enactment of Women's Song*), 载 *Arion*, Third Series, 3, No. 1. 1994—1995, 136—154 页。

唱团的狭窄范围而处理悲剧表演方面的各种侧面。^①从空间而论,合唱团原先为一种礼典,在正式庆祝场合表演,后来移到剧场表演,虽然改变其唱法,仍带有其礼仪上的意义。^②若没有表演的礼仪此一新的诠释框架,学者则只好滞留在分析歌词的意思与翻译剧本等文献学的有限层次上。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乃是表演的礼仪诠释框架所揭露的,诗歌向听众或观众所实施的影响。诗歌表演的影响多取决于其听众的性质与结构。古代希腊的听众或观众包括听合唱团表演的公共观众,即假日或宗教节令(*kômos*)上的一般听众;在晚宴上听史诗家六部格(史诗)表演的与宴会者;在酒会(*symposia*)上听诗人表演抒情诗的同党“团体”(*hetairia*),^③听女性宗教社团(*thiasos*)表演的各种神与同党的女人。听表演的目的包括娱乐、历史与文化上的教育、道德上的勉励、交友、拉关系、宗教上的崇拜和祭祀等。听表演的娱乐外的效果,被伊娃·斯特勒(Eva Stehle)称为“心理效果”(“psychological efficacy”)。^④但不管诗歌的表演采用何种形式,诗歌采用何种体裁,诗歌表演的最终

① 《古代希腊的诗学与表演上的记忆:时间和空间里的英雄关系照应与礼仪姿势》(*Poetic and Performative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 Heroic Reference and Ritual Gestures in Time and Spac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2009。亦参考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重寻途径:姿势、记忆与传统的诠释》(*Retracing the Path: Gesture, Memory, and the Exegesis of Tradit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45, 1 (2005): 1—28 页。

② 克罗德·卡拉梅:《从合唱团的诗歌到悲剧里的静止的歌:女人歌唱的运作》,137 页。

③ 沃尔夫冈·热斯洛(Wolfgang Rösler):《诗人与其团体》(*Dichter und Gruppe*), Wilhelm Fink Verlag, 1980, 强调说,各个诗人都有自己带有不同性质的听众,即团体。

④ 伊娃·斯特勒:《古代希腊的表演与性别:在其布景的非具戏剧性的诗歌》,19—21 页。

作用为传授整个文化的集体记忆。^①

近二十年来,德国人类学家和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积极地提供新的诠释框架来回顾古代文明。其 1992 年问世的《文化上的记忆:早期文明上的文字,回想和政治的认同》(*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②尤其有利于介绍表演的礼仪论说,以梳理一种文明如何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的礼仪,传授其文明所认为有价值的文化元素。传授的出发点为定期举行宗教上或社会上的礼仪。传授的载体为载有该礼仪的文化记忆,如文献的撰写、教授、传播与出版统一角色。

3 西方汉学近年来开始受此新论说的影响

最近,西方汉学家逐渐借用西方经学家、人类学家等所锻造的新理论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兹介绍两种利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杰作《文化上的记忆:早期文明上的文字,回想和政治的认同》中理论的例子。

柯马丁(Martin Kern)研究《诗经》时,用礼仪的表演论说以解释《楚茨》所形容的一种周代礼典的表演。^③但依照柯马丁的新诠释,《楚

① 布鲁诺·金泰利(Bruno Gentili):《古代希腊的诗歌与其听众:从荷马到第五世纪》(*Poetry and Its Public in Ancient Greece: From Homer to the Fifth Century*), A. Thomas Cole 译。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译者前言》,xiv 页。

② 扬·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上的记忆:早期文明上的文字,回想和政治的认同》(*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C. H. Beck, 1992。

③ 柯马丁(Martin Kern):《〈诗经〉诗歌及表演文本:以〈楚茨〉为个案研究》(*Shi Jing Songs as Performa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Chu Ci (Thorny Caltrop)*), *Early China* 25(2009): 49—10 页。

茨》不但形容该礼典,且规定该礼典如何表演。所以,这种文本应称为“表演文本”(“performative text”),而且它带有规范作用。柯氏根据古代大师郑玄、孔颖达等的注释,分析《楚茨》上所记载的礼典的各种环节,与参与者:祝、主人、尸。柯马丁另外介绍了司仪与男合唱团两种新的角色,并更确切地认定不同对话或独白。

第一段是祝代表主人对尸,和尸所代表的参与礼节的观众的话: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第二段是祝对主人的话: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

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枋。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

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第三段是祝对主人的话:

执爨蹇蹇,为俎孔硕,或燔或炙。

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

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第四段是主人的话:

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

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

既齐既程,既匡既勑。永锡尔极,时万时亿。

第五段是大主人的话: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

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

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第六段:

司仪对观众的话: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

祝对主人的话:

尔殽既将,莫怨具庆。

男合唱团对主人的话:

既醉既饱,小大稽首。

神嗜饮食,使君寿考。

祝对主人的话:

孔惠孔时,维其尽之。

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扬·阿斯曼的杰作,亦为行将出版的本人所撰写的新作提供了批评性的理论。本人的新著《南园诗社:广东的文人文化与社会记忆》(*The Southern Garden Poetry Society: Literary Culture and Social Memory in Guangdong*),利用表演礼仪的诠释框架,考察五百五十多年期间似乎每隔两三个时代就重开一次的南园诗社。^① 此诗社首先在元末明初在广州的文坛上亮相,创立者是所谓的“南园五先生”;接着在明中叶、明末、清后叶、清末、民国初叶都重开雅集,祭祀文会的老祖宗,宴集唱和。

一般诗社上的活动均包括正式的祭祀。南园诗社也不例外。以下的祭祀礼典种类有历史记载:对爱国英雄文天祥、对南园前五先生、对南园后五先生、后南园诗社会员对前五先生和后五先生的祭祀、修禊等。有首记载清末祭祀的诗值得一读:

① 韩大伟(David B. Honey):《南园诗社:广东的文人文化与社会记忆》(*The Southern Garden Poetry Society: Literary Culture and Social Memory in Guangzhou*),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待出。

任世熙《南园秋祭衣冠极一时之盛,梁节庵主其事》

忠义拄乾坤,千秋大节存。

莘莘新俎豆,肃肃备羔豚。

触起时贤敬,具瞻斯道尊。

劫灰烧不尽,此日有南园。^①

除了类似的正式祭祀外,透过表演的礼仪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出,文会本身带有礼仪的性质和作用。重复召开的文会与定时的礼仪一样载有文化的集体记忆。近代社会科学家保罗·康尔墩(Paul Connerton)解释说:“一切礼仪是重复举行的,重复的运作自然意味着与过去的连贯性。”^②礼仪的表演理论让本人的著作超越有关南园诗社的历史叙述的单面叙述,而让本人的研究能深层梳理其文化上的核心作用。扬·阿斯曼自己说:“写诗主要目的为将有关自我认同的知识固定化;宴会与礼典的重复举行将此固定化的知识授予后世,有利于重造文化上的自我认识。”^③无论通过举行正式的祭祀也好,或屡次召开文会班的活动也好,南园诗社传授传统广东文人文化的角色极其重要。

其他利用有关礼仪理论的西方汉学著作包括以下几部:马克·爱德华·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的《战国的礼仪根源》(*The Ritual*

① 余少帆编:《广东历代诗钞》(三卷),能仁书院丛书,1980,卷2,792页。

② 保罗·康尔墩(Paul Connerton):《社会如何记住》(*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5页。

③ 《文化上的记忆》, 56—57页。

Origins of the Warring States),^①阐释周代法典与行政程序的礼仪基础。托马斯·A·威尔逊(Thomas A. Wilson)的《儒家道统的礼仪构建与孔圣人的后裔》(*The Ritual Form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ge*),^②解释第十五世纪到第十七世纪初叶儒家道统形成的礼仪背景与基础。礼仪理论专家凯撒琳·贝尔(Catherine Bell)^③早在1988年提出一些关于礼仪与文本关系的基本问题。例如,将一种礼仪记录下来含有什么意义或作用?记录下的礼仪如何影响在文本上或礼仪上活动的社会关系?如何区别沟通的载体所反映的情况与所创造的情况?贝尔氏的出发点,是第五世纪道家灵宝经文的礼仪化和礼仪的书本化之间的关系。^④最后,柯马丁最近所编辑的论文集《早期中国的文本与礼仪》(*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对春秋与战国时代的礼仪与文本的关系,运用多种理论与研究方法来重新考察。^⑤

① 其他利用有关礼仪理论的西方汉学著作包括马克·爱德华·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战国的礼仪根源》(*The Ritual Origi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4(1997):73—98页。

② 托马斯·A·威尔逊(Thomas A. Wilson):《儒家道统来自礼仪的形成与孔圣人的后裔》(*The Ritual Form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6):559—585页。

③ 《礼仪的理论,礼仪的实践》(*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礼仪:观点与侧面》(*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凯撒琳·贝尔(Catherine Bell):《道家礼仪的法定过程上礼仪的书本化与书本的礼仪化》(*Ritualization of Texts and Textualization of Ritual in the Codification of Taoist Liturgy*), *History of Religions* 27(1988):366—392页。

⑤ 柯马丁编辑:《早期中国的书本与礼仪》(*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4 中国的现代礼学

在中国与中国台湾的经学界,与柯马丁和本作者等西方汉学家一样,已经准备走上礼仪诠释框架轨道的学者越来越多了。此一受欢迎的学术取向是独立的转向,与西方礼仪理论的发展似乎无关。邱德修《以礼解经初探—以〈论语〉为例》,采纳了训诂的形式,缺乏有关礼仪理论的系统性阐述,^①但他的出发点是以古代礼仪的场景来解释《论语》上的难题。此一研究方向恰恰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悖。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张小苹《从〈论语〉解读孔子礼学思想》为代表。^②不管后者的权威多高,学闻多深邃,考察结果多扎实,前者能从新的角度而进行考稽,总会有独到的贡献,值得参考。

2006年问世的论文集《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表明了中国新礼学广深的范围,及其新近的进展。它的内容巨细靡遗,精辟入理。其中刚好亦载有一篇关于《诗经·楚茨》的文章——江林《〈小雅·楚茨〉与宗周岁时祭》。该文的宗旨在于断定该礼典是天子之祭礼,抑或侯国卿大夫之祭礼,或王朝卿大夫之祭礼。^③结论为此礼典乃天子诸侯的岁时祭。作者指出“对王者祭祀礼典的记载《楚茨》应该是最全面的,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礼典……(但)诗中所述礼典除正祭外还有绎祭宾尸之礼。”^④此一引文证明,其研究方法乃利用《楚茨》的结构与作用以揭示其

① 邱德修:《以礼解经初探—以〈论语〉为例》,《文与哲》第七期,2005,71—96页。

② 张小苹:《从〈论语〉解读孔子礼学思想》,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6,300—307页。就传统礼学的基本取向和其德学的现代意义,见周何:《礼学概论》,三民书局,1998。

③ 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66—75页。

④ 同上,73页。

性质;礼仪参与者的身份和角色毫不相干。因为作者总括时顺便加了一句“《诗经》在描述礼典时为了行文的需要,只不过做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而已”^①,而作者明明无意将《楚茨》(或其他描述礼典的《诗经》里的诗歌)视为举行礼典的剧本,或权威的关于礼典规范的形容。这显然与表演礼仪的理论背道而驰。载在《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文章亦如此。虽然基于文献学的传统礼学的研究仍然迫切,也可能是首要的,但采用西方礼仪的理论非为锦上添花,而应视为并驾齐驱。中国国学学者通过西方汉学家认识最近的礼学理论,但与其吃隔夜饭,不如吃现炒的饭好!比较经学的研究,会让中国经学家利用最有研究价值的新理论与方法,从而更有效地整理自己的经典文献。

虽然中国经学界尚未正式踏上礼仪表演或其他新出的礼仪诠释理论之路,此道路已经被西方经学家铺好了,已经被西方汉学家清道了。

三 两种取向之二:新出土文献的整理

整理已出土的残卷与残片和不断新出土的文献,是中、西方经学界的热门学科。现代中国和西方新出土的文献都改变了以往对古代传统的了解和诠释。在中国,有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藏楚简、历代金文、汲冢竹书、敦煌遗书、甲骨文的发现等,此不赘言。西方亦有其显赫辉煌的出土宝藏,同样对语言学、考古学、版本学、翻译、诠释、文学批评、思想史等诸多学科影响深远。在此只介绍三种西方出土的至关重要的地下宝藏。

^① 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75页。

1. 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是埃及希腊同化期距开罗160公里的西南省会。在此出土了已有一千年历史的成千上万的纸草卷废纸,迄今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表整理好的文献达70巨册之多,估计未来还要出版40多册。^①众多的希腊文、拉丁文文献,包括公文、文学、历史、宗教(旧、新约《圣经》)、信札等,对于研究罗马和中世纪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地理与历史沿革极为珍贵。

2. 死海卷子(Dead Sea Scrolls)是指1947年在死海西岸和西北岸附近陆续发现的约870卷羊皮卷子(亦有些小纸草卷子)。它们分别用希伯来语、亚拉姆语和希腊语写成,对于研究《圣经》与犹太教、早期基督教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卷子大半是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后170年间写成的,其他还有更早的和更晚的。最早的大概为公元前250年的文献,是一种《圣经》的注释本。此前保存的最早的《旧约》希伯来文抄本是九世纪的,而最久远的用希腊语写的书是1209年的《梵蒂冈法典》(Codex Vaticanus)。所以这些距今千年的古抄本,对于《旧约》校勘整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②

3. 纸草卷的别墅(The Villa of the Papyri)是指在意大利赫库兰尼姆镇所发现的罗马时代的别墅。其主人是凯撒的岳父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凯搜尼怒斯(Lucius Calpurnius Piso Caesoninus)。此别墅里的图书室是唯一保存到现今的古代图书馆。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火山灰掩盖了别墅以及里面的书房,所藏的17000多个纸草

^① 见 <http://www.papyrology.ox.ac.uk/POxy/>。

^② 弗兰克·摩尔柯拉斯(Frank Moore Cross):《昆兰的古代图书馆》(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Fortress Press, 1995; 小马丁·阿倍格(Martin Abegg, Jr.)等编:《死海纸草卷的圣经》(The Dead Sea Scrolls Bible), Harper, 2002。

卷均炭化了,硬化成凝灰岩状文物。从1750年第一次发掘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试图开卷阅读其中内容,可是打开以后,里面的文字全是一片黑色。唯一成功的阅读方法采用了现代的多光谱成像(Multispectral Analysis MSI)方法。2000年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古代宗教保管中心应邀赴纸草卷别墅启动多光谱成像的数字化工程。从2000年迄2004年,800多残卷被拍成35000张像。位于意大利那坡利的“赫库兰尼姆纸草卷国际研究中心”现在进行编辑的大工程。^① 这些纸草卷原来是用希腊文写的,其内容为与享乐主义有关的哲学思想。现存的纸草卷有1785卷(古代图书馆馆藏法是把拉丁文与希腊文卷子分开收藏的,所以其处所藏的拉丁文卷子很可能藏在别墅尚未发掘之处。^②)耶鲁萨兰希伯来大学的欧里安中心(The Orion Center)负责保管和研究这一古代的文獻库。^③

像礼仪理论一样,西方经学界发掘、整理与保管新出土文献的传统工作和现代工程,可以提供技巧方面的借鉴。同样,在这一领域中,西方经学界同样可以向中国学习许多关于新出土文献隶定与保管的技巧。在这一庞大的领域中,跨国界的合作最能提供条件达成最全面、最满意的结果。

① 该研究中心的网页为:<http://www.cispegigante.it/english/frame.asp>。

② 但以尔·德拉特(Daniel Delattre),《纸草卷的别墅与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卷:费罗迪宙斯的图书室》(*La Villa Des Papyrus Et Les Rouleaux D'Herculanum; La Bibliothèque De Philodème*), CEDOPAL, 2006; 大卫·司德尔(David Sider),《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卷图书室》(*The Library of the Villa Dei Papiri at Herculaneum*), Getty Publications, 2005; 马塞洛·希甘特和德克·欧比克(Marcello Gigante, Dirk Obbink),《在意大利的费罗迪宙斯:赫库兰尼姆藏的书籍》(*Philodemus in Italy: The Books from Herculaneu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③ <http://orion.mscc.huji.ac.il/>。

参 考 书 目

A

A·E·豪斯曼(A. E. Housman), 《A·E·豪斯曼经学论文集》(*The Classical Papers of A. E. Housman*). Cambridge, 1972.

阿尔巴克·迪严(Albrecht Diem), 《修道院附校的诞生:阿尔昆的角色》(*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 Schools; The Role of Alcuin*). 载《约城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 Egbert Forsten Groningen, 1998.

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 编, 《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对普罗普尔剔优斯的一些修正》(*Emendationes Propertianae*). *Journal of Philology* 16(1887).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一个什罗普郡的童男》(*A Shropshire Lad*). Jungle Books, 2007.

阿拉尹·沙窝特(Alain Chauvot), 《加沙的普罗柯比·凯撒利亚的普里锡恩·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颂词》(*Procopé de Gaza. Priscien de Cesaree. Panegyriques de l'empereur Anastase Ier*). Habelt, 1986.

- 阿勒兹·珀特斯(Alex Potts).《肉体与理念:温克尔曼与美术史的来源》(*Flesh and Ideal: Winckelmann and the Origins of A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阿里斯塔克(Aristarchos). Suda On Line. Tr. Malcom Heath. 12 June 2000. 18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alpha/3892>>.
- 阿历山大·带斯(Alexander Dyce).《理查德·本特利全集》(*Works of Richard Bentley*). 三卷. Francis Macpherson, 1836.
- 阿兰·卡马伦(Alan Cameron).《卡利马科斯与批评他的人》(*Callimachus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 Suda On Line. Tr. Peter Green. 19 January 2005. 10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alpha/3419>>.
- 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学术论文集》(*Kleine Beiträge zu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二卷.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4.
- 爱德华·J·瓦兹斯(Edward J. Watts).《亚历山大城里的暴乱:古代后期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社区的传统和团体动力》(*Riot in Alexandria: Tradition and Group Dynamics in Late Antique Pagan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论传统》(*Tradition*). Faber, 1981; 中译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 埃里克·阿尔弗雷德哈夫洛克(Erick A. Havelock).《柏拉图的序言》(*Preface to Plato*). Bel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爱勒纳·迪克(Eleanor Dickey).《古代希腊学术:查找、阅读及理解训

- 诂、传注、词典和语法论文的指南》(*Ancient Greek Scholarship: A Guide to Finding,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Scholia, Commentaries, Lexica, and Grammatical Treatises*).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2007.
- 安德鲁·傅乐明·维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阿尔昆和基督教学校的兴起》(*Alcuin and the rise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C. Scribner's Sons, 1892.
- 安德鲁·达尔比(Andrew Darby).《重新发现荷马》(*Rediscovering Homer*). Norton, 2006.
- 安德鲁·S·巴克尔(Andrew S. Becker).《阿基琉斯的盾牌和以文字展示视觉图像的诗学》(*The Shield of Achilles and the Poetics of Ekphrasi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5.
- 安顿尼·格拉弗顿.《关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的初步研究》(*Prolegomena to Friedrich August Wolf*).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4(1981).
-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约瑟夫·斯卡利杰尔:经学史上的研究》卷1《校勘学与注释学》(*Joseph Scaliger: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I. Textu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 Clarendon Press, 1983.
-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伪造者与批评者:西方学术的创造性与两面性》(*Forgers and Critics: 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文本的护卫者:科学时代的学术传统, 1450—1880》(*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约瑟夫·斯卡利杰尔:经学史上的研究》卷2《历史年代学》(*Joseph Scaliger: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II. Historical Chronology*), Clarendon Press, 1993.
-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与经典交流》(*Commerce with the Classic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安顿尼·卡尔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瑟勒斯本纪的叙述论》(*The Argument of Psellos' Chronographia*). Brill, 1999.
- 安顿尼·卡尔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凯撒利亚(Caesarea)的普罗柯比:古代后期的苛政.历史与哲学》(*Procopius of Caesarea: Tyrann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安顿尼·卡尔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拜占庭的希腊同化:希腊的统一性与经典传统的接受》(*Hellenism in Byzantium: The Transformations of Greek Identity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安顿颐斯·伦格克斯(Antonios Rengakos).《荷马的版本与希腊同化时期的诗人》(*Der Homertext und die hellenistischen Dichter*).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3.
- 安顿颐斯·伦格克斯(Antonios Rengakos).《荷马学者的罗德的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 Rhodius as a Homeric Scholar*). 载《罗德的阿普罗涅斯手册》(*A Companion to Apollonius Rhodius*). Th. D.

- Papangelis and A. Rengakos 编. Leiden, 2001.
- 安屯尼·沃斯(Antonie Vos).《约翰·邓斯·司各脱的哲学思想》(*The Philosophy of John Duns Scotu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奥格斯特·瑙克(August Nauck)编.《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佚文》(*Aristophanis Byzantii Fragmenta*). Sumptibus Litteri et Schmidtii, 1848.
- B
- 巴巴拉·格拉兹欧斯(Barbara Graziosi).《荷马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Ho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巴雷·B·泡尔(Barry B. Powell).《荷马》,第二版(*Hom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 巴西·吉尔德斯利(Basil Gildersleeve).《吉尔德斯利的拉丁文文法》(*Gildersleeve's Latin Grammar*). 1943重印.修订版,冈萨雷斯·洛奇(Gonzalez Lodge)编. Nabu Press, 2010重印.
- 卡尔·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巴门尼德与希腊哲学史》(*Parmenides und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1916;第二版 1959.
- 保罗·康尔墩(Paul Connerton).《社会如何记住》(*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保罗·肖雷(Paul Shorey).《美国学术》(*American Scholarship*). *Nation* 92. no. 2393(May 1911).
- 保罗·肖雷(Paul Shorey).《支持经典文学的诸多理由》(*The Case for the*

- Classics*). *The School Review* 18, no. 9 (Nov. 1910): 585—617.
- 保罗·文森·斯帕德(Paul Vincent Spade)编.《奥卡姆的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ckh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本杰明·阿科斯塔·休斯(Benjamin Acosta-Hughes).《多意义的:卡利马科斯的长短格与古代长短格的传统》(*Polyeideia: The Iambi of Callimachus and the Archaic Iambic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彼得·J·克里夫特(Peter J. Kreeft).《简明大全: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核心哲学段落》(*A Shorter Summa: The Essential Philosophical Passage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gnatius Press, 1993.
- 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重寻途径:姿势、记忆与传统的诠释》(*Retracing the Path: Gesture, Memory, and the Exegesis of Tradit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45. 1 (2005): 1—28.
- 彼得·K·马尔沙(Peter K. Marshall)编.《鲁普斯·赛尔瓦图斯信札》(*Servati Lupi Epistulae*). Teubner, 1984.
- 彼得·马克(Peter Mack).《文艺复兴的辩论:修辞学与论理学(辩证法)传统中的瓦拉和阿格里科拉》(*Renaissance Argument: Valla and Agricola in the Traditions of Rhetoric and Dialectic*). E. J. Brill, 1993.
- 彼得·涂海(Peter Toohey).《阅读史诗:介绍古代的叙述文》(*Reading Epic: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Narratives*). Routledge, 1992.
- 彼得·威尔特(Peter Wirth).《优斯塔提斯学:关于萨洛尼基大主教优

- 斯塔提斯生平与著作的全文》(*Eustathiana: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Leben und Werk des Metropoliten Eustathios von Thessalonike*). Adolf M. Hakkert, 1980.
-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
- 博利·B·泊伟尔(Barry B. Powell).《荷马与希腊文字的起源》(*Hom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Greek Alpha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博利·B·泊伟尔(Barry B. Powell).《荷马》第二版(*Homer*),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 布鲁诺·金泰利(Bruno Gentili).《古代世界的戏剧表演:希腊同化时期和早期罗马戏剧》(*Theatrical Performances in the Ancient World: Hellenistic and Early Roman Theatre*). Gieben, 1979.
- 布鲁诺·金泰利(Bruno Gentili).《古代希腊的诗歌与其听众:从荷马到第五世纪》(*Poetry and Its Public in Ancient Greece: From Homer to the Fifth Century*), A. Thomas Cole, 译.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
- C·A·特莱盘斯(C. A. Trypanis).《荷马诗史》(*The Homeric Epics*). Aris and Phillips Ltd., 1977.
- C·M·包尔瓦(C. M. Bowra).《从维吉尔到弥尔顿》(*From Virgil to Milton*). Macmillan & Co., 1945.
- C·O·布林克(C. O. Brink).《游斯特斯·里普斯与塔西佗文本》(*Justus Lipsius and the text of Tacitu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1 (1951).

C·O·布林克(C. O. Brink).《英国经学史:本特利、波森和豪斯曼的历史回顾》(*The English Classical Scholarship: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Bentley, Porson and Housman*). J. Clarke, 1985.

C·R·贝(C. R. Beye).《古代史诗:荷马、阿普罗涅斯、维吉尔》,第二版(*Ancient Epic Poetry: Homer, Apollonius, Virgi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查理·尼撒尔德(Charles Nisard).《尤斯特·利普修斯、约瑟夫·斯卡利杰尔和艾萨克·卡索邦》(*Juste Lipse, Joseph Scaliger et Issac Casaubon*). 1852; Slatkin Reprints, 1970.

查理斯·亨利·币孙(Charles Henry Beeson).《身为抄写员和校勘学家的费利勒斯的鲁普斯》(*Lupus of Ferrieres As Scribe and Text Critic*).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0.

陈中梅译.《伊利亚特》.译林出版社,2000.

陈中梅.《目击者的讲述:论史诗故事的真实来源》.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四期,84—95页.

陈中梅译.《奥德赛》(*Odyssey*).译林出版社,2003.

D

大卫·华莱士(David Wallace).《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Giovanni Boccaccio Decamer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大卫·侃斯坦(David Konstan)译.《辛普里丘注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卷六》(*Simplicius on Aristotle's Physics 6*).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大卫·司德尔(David Sider).《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卷图书室》(*The Library of the Villa Dei Papiri at Herculaneum*). Getty Publications, 2005.

但以尔·J·泰利尔(Daniel J. Taylor).《变格:瓦罗语言学理论的研究》(*Declinatio: A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Marcus Terentius Varro*).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但以尔·甘乃迪(Daniel Kennedy).《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4.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7 May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4663b.htm>>.

但以尔·德拉特尔(Daniel Delattre).《纸草卷的别墅与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卷:费罗迪宙斯的图书室》(*La Villa Des Papyrus Et Les Rouleaux D'Herculaneum; La Bibliothèque De Philodème*). CEDOPAL, 2006.

但尼斯·萨维特(Dennis Sweet).《〈悲剧诞生〉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Birth of Traged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0 (1991).

多马·威廉(Thomas Williams)编.《剑桥邓斯·司各脱的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uns Sco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多纳德·A·布娄格(Donald A. Bullough).《阿尔昆:成就与名誉》(*Alcuin: Achievement and Reputati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E

- E · R · A · 苏特尔(E. R. A. Sewter).《拜占庭十四位统治者:迈克尔·瑟勒斯的本纪》(*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Penguin Classics, 1979.
- E · V · 陆(E. V. Rieu).《阿尔戈的航海:阿尔戈诺提卡企鹅经典》(*The Voyage of Argo: The Argonautica Penguin Classics*). Penguin Classics, 1959.
- 娥费米娅·皮茨(Efthymia Pietsch).《迈克尔·瑟勒斯的本纪:皇帝历史、自传与辩解》(*Die "Chronographia" des Michael Psellos, Kaisergeschichte. Autobiographie und Apologie*). Reichert, 2005.
- 俄蕾诺尔·迪克宜(Eleanor Dickey).《古代希腊的学术:寻找、阅读和了解从最早到希腊同化时期的训诂、注释、词汇表和文法的论说的指南》(*Ancient Greece Scholarship: A Guide to Finding,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Scholia, Commentaries, Lexica, and Grammatical Treatises, from Their Beginnings to the Byzantine Period*). Oxford, 2007.
- 娥踢恩·格里孙(Etienne Gilson).《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Thomas Aquinas*). Octagon Books, 1988.
- 恩里科·桑坦戈罗(Enrico Santangelo).《彼特拉克阅读但丁:登上旺图山〈给亲友的信札〉4.1》(*Petrarch Reading Dante: The Ascent of Mont Ventoux. Familiars 4.1*). 载《彼特拉克在英国》(*Petrarch in Britain*). Martin McLaughlin 编. The British Academy, 2007.
- 恩斯特·华尔塞博士(Dr. Ernst Walser).《佛罗伦萨的波焦:生活与贡献》

(*Poggius Florentinus: Leben und Werke*). B. G. Beubner, 1914.

F

- F · A · C · 蒙特罗(F. A. C. Mantello) A · G · 利戈(A. G. Rigg)编.《中世纪拉丁文:介绍与书目指南》(*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ical Guid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 费德利茨·罗然兹(Friedrich Lorentz).《阿尔昆的生平:研究加洛林时代的国度、教会、文化上的历史》(*Alcuins Leben: Ein Beitrag Zur Staats-, Kirchen-Und Culturgeschichte Der Karolingischen Zei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9.
- 弗吉尼亚·布朗(Virginia Brown)译.《名媛传》(*On Famous Wom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弗朗西斯·麦克马努斯(Francis Macmanus).《薄伽丘》(*Boccaccio*). Sheed and Ward, 1947.
- 弗兰科·加埃塔(Franco Gaeta).《洛伦索·瓦拉:文献学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历史》(*Lorenzo Valla: Filologia E Storia Nell'umanesimo Italiano*). Nella Sede Dell'Istituto, 1955.
- 弗兰克·摩尔柯拉斯(Frank Moore Cross).《昆兰的古代图书馆》(*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Fortress Press, 1995.
- 弗兰克·尼色提斯(Frank Nisetich).《卡利马科斯的诗歌》(*The Poems of Callimach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弗兰克斯·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获提忧思的分裂》(*The Photian Sch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1970 重印.
- 弗兰斯·斯普罗特(Franz Sprotte).《费利勒斯的鲁普斯·赛尔瓦图斯

院长传记(1888)》(*Biographie Des Abtes Servatus Lupus Von Ferrieres(1880)*).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重印。

弗兰寇·蒙大纳里(Franco Montanari).《古代荷马文献学研究》(*Studi di filologia omerica antica*). Giardini, 1979.

菲利斯·瓦尔特·古德哈特·戈尔丹(Phyllis Walter Goodhart Gordan).《两位文艺复兴的寻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与尼古拉德尼科利斯的通信》(*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 The Letters of Poggius Braccionlini to Nicolaus de Niccol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G

G·M·柏岭(G. M. Bolling).《标为错误的〈伊利亚特〉中的句子》(*The Athetized Lines of the Iliad*).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44.

高大威.《孔子德性视阈探索》.乐学书局,2006(民95).

格登·勒夫(Gordon Leff).《奥卡姆的威廉:神学论说的演变》(*William of Ockham: The Metamorphosis of Scholastic Discours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5.

格雷顿·W·雷格诺斯(Graydon W. Regnos).《鲁普斯·赛尔瓦图斯信札》(*The Letters of Lupus Servatus*). Martinus Nijhoff, 1966.

格雷格利·纳吉(Gregory Nagy).《柏拉图的狂想曲与荷马的音乐》(*Plato's Rhapsody and Homer's Music*).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undation of the Hellenic World, 2002.

格雷格利·纳吉(Gregory Nagy).《荷马的版本与语言》(*Homer's Text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格雷格利·纳吉(Gregory Nagy).《经典荷马》(*Homer the Classic*).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H

H·D·周色林编(H. D. Jocelyn).《〈恩纽斯的悲剧〉佚文》(*The Tragedies of Ennius: The Frag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哈特穆特·尔比色(Hartmut Erbse).《荷马〈伊利亚特〉的希腊文训诂》(*Scholia Graeca in Homeri Iliadem*). 七卷. de Gruyter, 1969—1988.

海伦·福利(Helene Foley).《希腊悲剧里合唱团的身份》(*Choral Identity in Greek Tragedy*). *Classical Philology* 98 no. 1(2003): 1—30.

海纳利茨·杜纳兹尔(Heinrich Düntzer).《关于泽诺德特斯的荷马研究》(*De Zenodoti studiis Homericis*). 1848; G. Olms, 1981 重印.

汉纳洛·莲士—威尔纳(Hannelore Reinsch-Werner).《卡利马科斯的赫西奥德学:借助于卡利马科斯的赫西奥德诗歌的传承》(*Callimachus Hesiodicus: Die Rezeption der hesiodischen Dichtung durch Kallimachos von Kyrene*). Verlag Nikolaus Mielke, 1976.

耶斯·巴尔图森(Hans Baltussen).《辛普里丘的哲学与注释:一个注释家的研究方法》(*Philosophy and Exegesis in Simplicius: The methodology of a commentator*). Duckworth, 2008.

韩大伟(David B. Honey).《南园诗社:广东的文人文化与社会记忆》

(*The Southern Garden Poetry Society: Literary Culture and Social Memory in Guangzhou*).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待出.

亨利·察德维克(Henry Chadwick).《波伊提乌:音乐、逻辑、神学和哲学的慰藉》(*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0.

亨利·里夫(Henry Reeve).《彼特拉克》(*Petrarch*). BiblioBazaar, 2008.

胡·罗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祭血给鬼魂:第十九、二十世纪里德经典势力》(*Blood For the Ghosts: Classical Influenc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胡·罗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经典的遗产:在现代世界里的经典作品》(*Classical Survivals: The Classics in the Modern World*). Duckworth, 1982.

I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为什么读经典》(*Perché leggere i classici*). 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

J

J·H·傅莉斯(J. H. Freese).《获提忧思读书札记.第一卷》(*The Library of Photius. Volume 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J·H·蒙克(J. H. Monk).《理查德·本特利神学博士的生平》(*The*

Life of Richard Bentley. D.D.), 第二版. 二卷.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3.

J·何而瓦特(J. Hurwit).《早期希腊艺术与文化》(*The Art and Culture of Early Gree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J·J·坡利特(J. J. Pollitt).《古代希腊艺术:资源与文献》(*The Art of Ancient Greece: Sources and Documents*), 第二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杰罗尔德·欧戴利(Gerard O'Daly).《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读者指南》(*Augustine's City of God: A Reader's Gu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金·帕藩罗特(Kim Paffenroth).《圣奥古斯丁告白的读者指南》(*A Reader's Companion to Augustine's Confessions*). WJK, 2003.

K

K·W·格兰德孙(K. W. Grandsen).《维吉尔的〈伊利亚特〉:论说史诗的叙述法》(*Virgil's Iliad: An Essay on Epic Narra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卡尔·优斯惕(Carl Justi).《温克尔曼与他的同事们》(*Winckelmann und seine Zeitgenossen*). 三卷. 1866. Im Phaidon Verlag, 1956 重印.

卡特琳·卡伦·金(Katherine Callen King).《荷马》(*Homer*).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凯撒.《凯撒战记》. 席代岳译, 广西大学出版社, 2003.

凯撒琳·贝尔(Catherine Bell).《道家礼仪的法定过程上礼仪的书本化

- 与书本的礼仪化》(*Ritualization of Texts and Textualization of Ritual in the Codification of Taoist Liturgy*). *History of Religions* 27(1988):366—392.
- 凯撒琳·贝尔(Catherine Bell).《礼仪的理论,礼仪的实践》(*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凯撒琳·贝尔(Catherine Bell).《礼仪:观点与侧面》(*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柯马丁(Martin Kern).《〈诗经〉诗歌及表演文本:以〈楚辞〉为个案研究》, *Early China* 25(2009):49—109.
- 柯马丁编.《早期中国的书本与礼仪》(*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 克拉特斯(Kratês). Suda On Line. Tr. Malcom Heath. 8 May 2002. 18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kappa/2342>>.
- 克雷格·R·汤普森(Craig R. Thompson).《伊拉兹马斯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第23册.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8.
- 克里斯托弗·B·科尔曼博士(Christopher B. Coleman. Ph. D).《洛伦索·瓦拉论君士坦丁的赠赐:文本及其英文翻译》(*The Treatise of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Text and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2.
- 克里斯托夫·K·卡拉南(Christopher K Callanan).《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语言学》(*Die Sprachbeschreibung bei Aristophanes von Byzanz*).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7.
- 克罗德·卡拉梅(Claude Calame).《从合唱团的诗歌到悲剧里的静止的歌:女人歌唱的运作》(*From Choral Poetry to Tragic Stasimon: The Enactment of Women's Song*). 载 *Arion*. Third Series, 3 no. 1. (1994—1995):136—154.
- 克罗德·卡拉梅(Claude Calame).《古代希腊的幼女合唱团:其结构、宗教角色与社会作用》(*Choruses of Young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Their Morphology, Religious Role, and Social Functions*), Derek Collins, Jane Orion 译.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 克罗德·卡拉梅(Claude Calame).《古代希腊的诗学与表演上的记忆:时间和空间里的英雄关系照应与礼仪姿势》(*Poetic and Performative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 Heroic Reference and Ritual Gestures in Time and Spac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2009.
- 库尔特·冯·弗里茨(Kurt von Fritz).《希腊史学史》(*Die 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二卷. de Gruyter, 1967.
- L**
- L·D·雷诺多斯, N·G·威尔孙(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文书与学者:希腊文与拉丁文文学传授之指南》(*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3r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1.
- 拉鲁·凡·胡克(Larue Van Hook).《获提忧思读书札记中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Bibliotheca of Photius*). Union of Chicago Press, 1909.

- 莱昂纳多·塔然(Leonardo Tarán).《文选两卷》(*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Garland, 1982.
- 勒克斯·沃尔纳(Rex Warner)译.《圣奥古斯丁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CreateSpace, 2009.
-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 理查德·亨德尔(Richard Hunter).《卡利马科斯的影子:罗马传承希腊同化期诗歌的研究》(*The Shadow of Callimachus. Studies in the Reception of Hellenistic Poetry at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理查德·亨德尔(Richard Hunter).《杰森和金羊毛》(*Jason and the Golden Fl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理查德·莉欧·以诺斯·罗迦·谈孙(Richard Leo Enos and Roger Thompson)编.《圣奥古斯丁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St. Augustine*).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理查德·波森:《生平小传》(*Richard Porson: A Biographical Essay*). Cambridge, 1937.
- 理察德·瑞兹恩特尹(Richard Reitzenstein).《获提忧思词汇表的泉源》(*Der anfang des Lexikons des Photio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07.
- 栗色特罗·哈斗特(Ilsetraut Hadot).《载于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献中的辛普里丘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ork of Simplicius in Greek and Arabic sources*). 载 Richard Sorabji 编.《亚里士多德的转变》(*Aristotle Transformed*). Duckworth, 1990.
- 鲁道夫·普法伊佛(Rudolph Pfeiffer).《经学史》(*History of Classical*

- Scholarship*). 二卷.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8—1976.
- 陆启思·缪里尔(Lucius Müller).《诺尼·马塞勒斯的教义大要:陆启思·缪里尔的修订与注释》(*Noni Marcelli Compendiosa Doctrina: Emendavit et Adnotavit Lucianus Mueller*). BiblioLife, 2009.
- 路德维格·优利歌(Ludwig Uhlig)编.《希腊为理念:温克尔曼与其在德国的接受》(*Griechenland als Ideal: Winckelmann und seine Rezeption in Deutschland*). Gunter Narr Verlag, 1988.
- 路易斯·E·洛德(Louis E. Lord)译.《安杰罗·波利齐亚诺的奥菲厄与托尔夸·塔索的阿民塔》(*A translation of the Orpheus of Angelo Politian and the Aminta of Torquato Tasso*). Greenwood Press, 1931; 1986 重印.
- 罗宾·R·莎鲁克(Robin R. Schlunk).《荷马学的训诂与埃涅阿斯纪》(*The Homeric Scholia and the Aenei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 罗伯特·J·格莱佩(Robert J. Gariepy).《费利勒斯的鲁普斯与经典文学》(*Lupus of Ferrieres and the Classics*). Monographic Press, 1967.
- 罗伯特·M·亚当斯(Robert M. Adams).《愚人颂及其他著作》(*The Praise of Folly and Other Writings*). W. W. Norton, 1989.
- 罗伯特·楠薄敦(Robert Lamberton).《荷马为神学家》(*Homer the Theolo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罗伯托·魏斯(Roberto Weiss).《十五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Humanism in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Blackwell, 1967.

- 罗多幅·巴鲁玛(Rudolph Blum).《卡利马科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与目录学的来源》(*Kallimachos.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 罗念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载《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罗兰斯·J·柔三(Laurence J. Rosan).《普罗克鲁斯的哲学:古代思想的最后阶段》(*The Philosophy of Proclus: The Final Phase of Ancient Thought*). Prometheus Trust, 2008.

M

- M·大卫斯(M. Davies).《希腊史诗循环》(*The Greek Epic Cycle*). Bristol Classic Paperbacks, 2001.
- M·L·威斯特.《希腊的东方面貌:希腊诗歌与神话中的西亚因素》(*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 Clarendon Press, 1997.
- 马丁·尔维尼(Martin Irvine).《创造书本文化:〈文法书〉及文学理论350—1100年》(*The Making of Textual Culture: 'Grammatica' and Literary Theory 350—11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马丁·L·威斯特(Martin L. West).《希腊史诗残卷》(*Greek Epic Fragments*). Loeb Classics, 2003.
- 马丁·L·威斯特(Martin L. West).《伊利亚特版本与传承的研究》(*Studies in the Text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Iliad*). K. G. Saur, 2001.

- 马尔克斯·朵德斯(Marcus Dods)译.《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 马克·爱德华·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战国的礼仪根源》(*The Ritual Origi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4(1997):73—98.
- 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艾萨克·卡索邦.1559—1614》(*Isaac Casaubon. 1559—1614*). 1892;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10 重印.
- 马克纳尔·瓦尔特理(Markner Veltri).《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研究.文件.书目》(*Friedrich August Wolf: Studien. Dokumente. Bibliographie*).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9.
- 玛丽亚安哥拉·卡萨-斯坦德勒,托马斯·马克(Mariangela Causa-Steindler, Thomas Mauch)译.《菲亚梅塔的挽歌》(*The Elegy of Lady Fiammett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马塞洛·希甘特和德克·欧比克(Marcello Gigante, Dirk Obbink).《在意大利的费罗迪宙斯:赫库兰尼姆藏的书籍》(*Philodemus in Italy: The Books from Herculaneu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N
- N·贝利(N. Bailey)译.《伊拉兹马斯的谈话录》第一卷(*Colloquies of Erasmus. Volume I*). Biblio Bazaar, 2010 重印.
- N·G·威尔孙(N. G. Wilson)《获提忧思:读书札记(选集)》(*Photius: The Bibliotheca (Selected Works)*). Duckworth Publishing, 1994.
- N·G·威尔孙(N. G. Wilson).《拜占庭的学者》(*Scholars of*

Byzantiu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尼克拉斯·曼(Nicholas Mann).《彼特拉克》(*Petr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牛津经典词典》第三版(*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O

欧都·斯库兹(Otto Skutsch).《昆特斯·恩纽斯的编年史》(*The Annals of Quintus Enni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欧塔维奥·巴索尼·玛丽安吉拉·雷沟楼斯(Ottavio Besoni, Mariangela Regoliosi)编.《洛伦索·瓦拉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Lorenzo Valla e L'umanesimo Italiano*). Editrice Antenore, 1986.

P

P·G·内迪兹(P. G. Naiditch).《为‘剑桥礼学家’做背景的第十九世纪的英国经学研究》(*Classical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Great Britain as Background to the 'Cambridge Ritualists'*). 载威廉·M·卡尔德 III 编.《重议剑桥礼学家》. *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2(1991).

P·G·瓦拉沙(P. G. Walsh)译.《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2008.

普罗克洛斯(Proclus).《柏拉图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lato*). 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译. Prometheus Trust, 1995.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席代岳译. 吉林出版社, 2009.

Q

钱基博.《版本通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邱德修.《以礼解经初探—以〈论语〉为例》,《文与哲》第七期 2005. 12, 71—96.

R

R·A·布克斯(R. A. Brooks).《恩纽斯和罗马的悲剧》(*Ennius and Roman Tragedy*). Ayer Co Pub., 1981.

柔纳尔德·G·肯特(Ronald G. Kent).《瓦罗:关于拉丁语言. 第一卷. 5—7 册》(*Varro: On the Latin Language. Volume I. Books 5—7*). 《瓦罗:关于拉丁语言. 第二卷. 8—10 册. 佚文》(*Varro: On the Latin Language. Volume II. Books 8—10. Fragment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8.

S

萨拉·斯图尔曼-马多克斯(Sara Sturm-Maddox).《但丁、彼特拉克与桂冠》(*Dante, Petrarch, and the Laurel Crown*). 载《彼特拉克与但丁》(*Petrarch and Dan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9.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奥德赛〉的女作者》(*The Authoress of the Odyssey*). 1897; Bristol Phoenix Press, 2004 重印.

《撒某特拉奇:挖掘工程与博物馆的手册》(*Samothrace: a Guide to the Excavations and the Museum*).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5 年.

色特·勒尔(Seth Lerer).《波伊提乌与对话:哲学慰藉的文学方法》(*Beoethius and Dialogue: Literary Method i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森德·格·尔布革(Sander M. Goldberg).《罗马时代的史诗》(*Epic in Roman Ti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史多分·查克·透尔内(Stephen Chak Tornay).《奥卡姆:研究与文选》(*Ockham: Studies and Selections*).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38.

司德尔(David Sider).《赫库兰尼姆市德义帕批利庄园的图书室》(*The Library of the Villa Dei Papiri at Herculaneum*). Getty Publications, 2005.

斯丹利·洛巴尔多、迪亚娜·蕾尔编(Stanley Lombardo and Diane Rayor).《卡利马科斯:赞美诗、警句、选择的残诗》(*Callimachus: Hymns, Epigrams, Select Fragment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斯蒂芬·斯克利(Stephen Scully).《解读阿基琉斯的盾牌:恐怖、愤怒、喜悦》(*Reading the Shield of Achilles: Terror, Anger, Delight*).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101(2003):29—47.

斯塔佛尼·威尔斯(Stephanie West).《托勒密时期的荷马残卷》(*The Ptolemaic Papyri of Homer*). Westdeutscher Verlag, 1967.

T

T·A 斗类(T. A. Dorey).《西塞罗:拉丁文文学与其影响研究》(*Cicero: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Its Influence*). Basic Books, 1965.

托马斯·A·威尔逊(Thomas A. Wilson).《儒家道统来自礼仪的形成与孔圣人的后裔》(*The Ritual Form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6):559—585.

托马斯·达扣斯塔·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古物学. 古物的历史与温克尔曼前的美术史》(*Antiquarianism. the History of Objects. and the History of Art before Winckelman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2 (July 2001).

托马斯·F·欧美拉(Thomas F. O'Meara. OP).《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家》(*Thomas Aquinas: Theologia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托马斯·G·博金(Thomas G. Bergin).《薄伽丘》(*Boccaccio*). The Viking Press, 1981.

托马斯·戈达德·博金(Thomas Goddard Bergin). 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The Sonnets of Petrarch*).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5.

托马斯·G·博金(Thomas G. Bergin).《彼特拉克》(*Petrarch*). Twayne Publishers, 1970.

W

W·D·胡坡(W. D. Hooper).《卡托和瓦罗:关于农业》(*Cato and*

- Varro: *On Agricultur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4.
- W·库勒曼(W. Kullmann).《特洛伊〈史诗循环〉的渊源》。(*Die Quellen der Ilias troischer Sagenkreis*) Franz Steiner, 1960; 1998 重印。
- 瓦尔德·W·比利戈斯(Ward W. Briggs).《战士与学者:巴西·兰诺·吉尔德斯利》(*Soldier and Scholar: 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 and the Civil Wa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 瓦尔德·W·比利戈斯(Ward W. Briggs)编。《巴西·兰诺·吉尔德斯利的著作选》(*The Selected Classical Papers of 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92.
- 瓦尔纳·雅尔戈(Werner Jaeger).《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德育》(*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瓦尔特·翁(Walter Ong).《口头文学与文言文学》(*Orality and Literacy*). 1982; 第二版. Routledge, 2002.
- 瓦伦·T·特勒歌德(Warren T. Treadgold).《获提忧思读书札记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Bibliotheca of Photiu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0.
- 《网上苏达:拜占庭词典学》(*Suda On Line: Byzantine Lexicography*): "Callimachus." Suda On Line. Tr. Malcom Heath. 29 January 2002. 10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kappa/227>>.
- 王锦贵主编。《经典文献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维可特·J·马泰(Victor J. Matthews)《柯罗封的安提玛科斯:订本与

- 注释》(*Antimachus of Colophon: Text and Commentary*). E. J. Brill, 1996.
- 维托雷·布兰卡(Vittore Branca).《彼特拉克和薄伽丘》(*Petrarch and Boccaccio*). 载《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世界的公民》(*Francesco Petrarca Citizen of the World*). Aldo S. Bernardo 编. Editrice Antenore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0.
- 威廉·A·弗兰克(William A. Frank). 雅伦·B·沃尔特(Allan B. Wolter).《形而上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 Metaphysician*). Purdue University, 1995.
- 威廉·巴克(William Barker)编。《伊拉兹马斯的谚语》(*The Adages of Erasmu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 威廉·哈里斯·斯塔尔(William Harris Stahl), 等:《马丁忧私·卡佩拉与七种学科》(*Martianus Capella and the Seven Liberal Arts*), 二册,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1977.
- 威廉·M·卡尔德 III(William M. Calder III).《维拉莫威兹-尼采的挣扎:新的文件与重新评价》(*The Wilamowitz-Nietzsche Struggle: New Documents and a Reappraisal*). 载《经学的现代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tiqua* 27. Jovene, 1984.
- 威廉·M·卡尔德 III(William M. Calder III)编。《重议沃纳·耶格》(*Werner Jaeger Reconsidered*). *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3 (1992).
- 威廉·M·卡尔德 III(William M. Calder III)等编。《赫尔曼·狄尔斯(1848—1922)和古代通学》(*Hermann Diels (1848—1922) et la*

science de l'antiquité). Fondation Hardt, 1998.

威廉·M·卡尔德 III(William M. Calder III).《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如何阅读文本?》(*How Did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Read a Text*). 载威廉·M·卡尔德 III.《人与其书:现代经学史的研究》(*Men and Their Books: 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John P. Harris and R. Scott Smith. 编. *Spudasmata* 67. Georg Olms Verlag, 1998.

威廉·M·卡尔德 III《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为自己作的讣文》(*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s Obituary for Himself*). 载威廉·M·卡尔德 III.《人与其书:现代经学史的研究》(*Men and Their Books: 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第二册. Thomas J. Rohn 编. *Spudasmata* 129, Georg Olms Verlag, 2010.

威廉·M·卡尔德 III(William M. Calder III)等编.《维拉莫威兹:五十年以后》(*Wilamowitz Nach 50 Jahr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Georg Olms Verlag, 2010.

威廉·突尔诺(William Turner).《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2.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07. 3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2610b.htm>>.

威廉·突尔诺(William Turner).《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3.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30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548a.htm>>.

沃俄克·莱德(Volker Riedel).《在古典学与史学之间:歌德的〈温克

尔曼与他的世纪》(*Zwischen Klassizismus und Geschichtlichkeit: Goethes Buch Winckelmann und sein Jahrhunde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13(Fall 2006).

沃尔德·W·布里格斯、威廉·M·卡尔德 III. 编(Ward W. Briggs. William M. Calder III).《经学:人物传的百科全书》(*Classical Scholarship: A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

沃尔夫冈·热斯洛(Wolfgang Rösler),《诗人与其团体》(*Dichter und Gruppe*). Wilhelm Fink Verlag, 1980.

沃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一八七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柏林大学之文献学史》(*Classical phil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1870 to 1945*), 载《五篇文章》(*Five Essays*). M. Cassallini, 1966.

无名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库尔特·冯·弗里茨和恩斯特·卡普:按照档案的重建回顾》(*Kurt von Fritz and Ernst Kapp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 Re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Files*). *Classical World* 101.2(Winter 2008).

无名氏译.《波焦的逸闻妙语》(*The Facetiae Or Jocular Tales of Poggio*). General Books, 2009 重印.

无名氏.《悼念宣言:赫尔曼·弗兰克尔 1888—1977》(*Memorial Resolution: Herman Ferdinand Frankel 1888—1977*). <hist.soc.stanford.edu/pdfmem/FrankelH.pdf> 2010/12/14.

X

西格弗里德·莱特(Siegfried Reiter).《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

- 夫:信札中的生活》(*Friedrich August Wolf. Ein Leben in Breifen*). 二卷.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35.
- 《希腊同化期诗人的生平》(*Lives of the Hellenistic Poets*), tr. C. Wendel. <<http://www.attalus.org/translate/poets.html#apollonius>>. Accessed 10 March 2010.
- 西蒙·马开西(Simone Marchesi).《彼特拉克的考释史诗〈阿非利加〉》(*Petrarch's Philological Epic (Africa)*). 载《彼特拉克:全集指南》(*Petrarch: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Complete Works*). Victoria Kirkham and Armando Maggi 编.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西塞罗.《西塞罗全集》.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2007.
- 小查尔斯·G·诺特(Charles G. Nauert, Jr.).《人文主义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小马丁·阿倍格(Martin Abegg, Jr.) 等编.《死海纸草卷的圣经》(*The Dead Sea Scroll Bible*). Harper, 2002.

Y

- 亚当·道布(Adam Daub).《搜达传记的研究》(*Studien Zu Den Biographika Des Suidas*). Nabu Press, 2010.
- 亚当·帕里(Adam Parry).《我们拥有荷马的〈伊利亚特〉吗?》(*Have We Homer's 'Iliad'*).《耶鲁经学论文集. 荷马学第 20 卷》(*Yale Classical Studies. Volume Twenty Homeric Studies*). G. S. Kirk and Adam Parry 编.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亚当·帕里(Adam Parry)编《创造荷马的诗句》(*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亚迪安·佛尔特库(Adrian Fortescue).《君士坦丁堡的获提忧思》“Photius of Constantinople”.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2.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1. 16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2043b.htm>>.
- 亚迪安·佛尔特库(Adrian Fortescue).《东方的分裂》(*The Eastern Sch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3.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16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535a.htm>>.
- 亚纳尔都·莫米吉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公元四世纪的基督教与异端的冲突》(*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雅各·巴尔纳斯(Jacob Bernays).《约瑟夫·贾斯特斯·斯卡利杰尔》(*Joseph Justus Scalliger*). 1855; B. Franklin, 1955 重印.
- 扬·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上的记忆:早期文明上的文字,回想和政治的认同》(*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C. H. Beck, 1992.
- 伊斐拉·斯克特(Izora Scott).《关于效法西塞罗的争论》(*Controversies Over the Imitation of Cicero*). Routledge, 1995.
- 伊娃·斯特勒(Eva Stehle).《古代希腊的表演与性别:在其布景的非具戏剧性的诗歌》(*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 Non-*

- Dramatic Poetry in its Set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经学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lan Harris 译.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余少帆编.《广东历代诗钞》,三卷.能仁书院丛书,1980.
- 约翰·埃德温·散蒂斯(John Edwin Sandys).《经学历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三卷.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 重印.
- 约翰·B·恒德孙(John B. Henderson).《新儒家的经院哲学》(*Neo-Confucian Scholasticism*). 载《经院哲学:跨文化和比较的观点》(*Scholasticism: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osé Ignacio Cabezon 编.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 约翰·杜费(John Duffy).《拜占庭的希腊同化期哲学和迈克尔·瑟勒斯的孤单使命》(*Hellenic Philosophy in Byzantium and the Lonely Mission of Michael Psellos*). 载《拜占庭哲学及其古代渊源》(*Byzantine Philosophy and Its Ancient Sources*). Katerina Ierodiakonou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约翰·哥特费·瑟尔包(Johann Gottfried Stallbaum)编.《萨洛尼基大主教优斯塔提斯有关荷马〈伊利亚特〉的传注》(*Eustathii Archiepiscopi Thessalonicensis Commentarii ad Homeri Iliadem*)和《萨洛尼基大主教优斯塔提斯有关荷马〈奥德赛〉的传注》(*Eustathii Archiepiscopi Thessalonicensis Commentarii ad Homeri Odysseam*), 1825—182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重印.

- 约翰·惠钦格(Johan Huizinga).《伊拉兹马斯与改革时代》(*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BiblioBazaar, 1924.
- 约翰·马伦邦(John Marenbon).《波伊提乌》(*Boethi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约翰·马伦邦(John Marenbon).《剑桥波伊提乌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ethius*). Cambridge, 2008.
- 约翰·责兹和迈克尔·瑟勒斯(John Tzetzze and Michael Psellos).《责兹与瑟勒斯德伊利亚特德寓言诠释……》(*Tzetzae allegoriae Iliadis accedunt Pselli allegoriae ...*). 1851;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1967 重印.
- 约色福·和根罗特尔(Josef Hergenröther).《获提忧思——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生平、著作与希腊教会的分裂》(*Photius. Patriarch von Konstantinople: Sein Leben. Seine Schriften und Das Griechische Schisma*).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6.

Z

- 《早期的希腊诗歌与哲学:迄第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史诗、抒情诗和散文史》(*Early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A History of Greek Epic, Lyric, and Prose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1962 德文版. 英文版 Moses Hadas, James Willis 译.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 扎斯帕·格理费尹(Jasper Griffin).《史诗循环与荷马之独特性》(*The Epic Cycle and the Uniqueness of Homer*).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97(1977):39—53.

- 扎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荷马》(*Homer*). Hill and Wang, 1980.
- 詹·B·卡尔特. 沙拉·P·墨里斯(Jane B. Carter and Sarah P. Morris)编.《荷马的诸多时代》(*The Ages of Homer*).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1995.
- 詹·保罗·克里亚德(Jan Paul Crielaard).《荷马. 历史与考古学》(*Homer. History and Archeology*). 载《荷马学的问题》(*Homeric Questions*). Jan Paul Crielaard 编. J. C. Gieben, 1995.
- 詹·彼尔·纳老岛(Jean-Pierre Néraudau)编.《从古代到第18世纪西塞罗的权威: 兰斯大学. 古代古典与现代研究中心论坛会论文集. 1991年12月11日》(*L'Autorité de Cicerón de l'antiquité au XVIIIe siècle: Actes de la Table Ronde organisée par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classicismes antiques et modernes*. Université de Reims. 11 décembre 1991). Paradigme, 1993.
- 詹·胡巴特(Jean Hubert).《加洛林的文艺复兴》(*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G. Braziller, 1970.
- 詹·M·兹欧迩考斯基. 密克C·J·普特南(Jan M. Ziolkowski and Michael C. J. Putnam)编.《维吉尔的传统: 最初的一千五百年》(*The Virgilian Tradition: 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詹姆斯·布尔尼特·阿斯科里德(James Burnette Eskridge).《西塞罗对于奥古斯丁训练传教士演说的理论发展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Cicero upon August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ratorical theory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ator*). BiblioBazaar, 2010.

- 詹姆斯·洛夫林(James Loughlin). "St. Ambrose".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07. 30 Ma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1383c.htm>>.
- 詹姆斯·欧·乌尔马孙(James O. Urmson).《柏拉图与诗人》(*Plato on the Poets*). 载《〈共和国〉: 分析性的论文》. Richard Kraut 编.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 詹姆斯·获特利(James Whitley).《古代希腊的考古学. 公元前1100年至300年》(*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Greece. 1100—300 B.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张小苹.《从〈论语〉解读孔子礼学思想》. 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2006年: 300—307页.
- 周尔·C·热里含(Joel C. Relihan).《波伊提乌的哲学慰藉》(*Boethius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 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649—661页.

致 谢

2009年秋季,我应南京大学海外学院程爱民院长之邀,在该院讲授“中西经学比较”一课。10月,我参加山东高密第三十届历史文献研究会,识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我深知编撰西方经学史入门当以文献学的发展过程为主。兹对惠赐大序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周少川,提供资料与精神支持的友人重庆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的唐光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毛瑞方博士,谨表谢忱。唐博士还帮助我修改第七章。文章之所以“像样”些,多亏吾友陈雪岭编辑。他花了不少心血与时间将原稿匡谬润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经学史概论 / (美)韩大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617-8880-6

I. ①西… II. ①韩… III. ①文献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894 号

西方经学史概论

著 者 (美)韩大伟(David B. Honey)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彭鸿程

责任校对 赖芳斌

封面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880-6/G·5271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